

~~文化批判 / 丁慧 · no. 1 (1928, 1) ~ no. 5 [1928, 5]~~

~~· 上海: 创造社出版部, 1928.~~

5no ; 21cm.

月刊 · 一有部分英文内容.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6.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5                      (1928, 1 ~ 5)

# 文化批判

創刊號

要目



祝詞

成仿吾

藝術與社會生活

馮乃超

哲學底任務是什麼？

彭康

理論與實踐

朱罈

科學的社會觀

朱鏡我

宗教批判

李鐵聲

滿清侵略底社會的根據

朱鏡我

詩兩首

馮乃超

偉大的創造主

李初梨

同在黑暗的路上走

馮乃超

# 造創月刊第九期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論文)

成仿吾

一隻手(童話)

麥克昂

犧牲(劇)

鄭伯奇

鐵汁(小說)

段可情

維尼及其詩歌(介紹)

穆木天

菊芬(小說)

蔣光慈

我歸來了，我底故國！(詩)

王獨清

今後的本刊(餘談)

編者

## 文化批判第二號

二月十五日出版

### 要目預告

如何建設革命的文學？

科學與人生觀——近幾年來中國思想界的總決算

科學的社學觀(續)

思維與存在

決定論與目的論

拜金藝術

告反軍國主義的青年

英美日三國對中外交的根基

流血的紀念日(詩)

Demonstration (小說)

李初梨  
彭康  
李鏡我  
彭康  
李鐵聲  
馮乃超譯  
李初梨譯  
朱鏡我  
馮乃超  
馮乃超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發行

12  
05  
677.75-2  
7

# 文化批判

## 創刊號

### 目次

祝詞	成仿吾 (1)
藝術與社會生活	馮乃超 (3)
哲學底任務是什麼？	彭康 (14)
理論與實踐	李 聲 (25)
這也是文化的輸入麼(短評)	失 神子 (38)
科學的社會觀	李鏡我 (34)
宗教批判	李鐵聲 (53)
吃什麼人家的飯，朝什麼人家的天，(短評)	失 神子 (69)
滿滿侵略底社會的根據	李鏡我 (70)
詩兩首	馮乃超 (78)
噁心噁者(短評)	失 神子 (81)
偉大的創造主(童話)	李初梨譯 (82)
同在黑暗的路上走(戲劇)	馮乃超 (90)
新辭源(1—9)	同 人 (96)
	編 者 (03)



-A 959407

謹告已預約及將預約浮士德的諸讀者

# 浮 士 德

## 預 約 展 期

我們覺着非常欣幸，這回自從發售預約以來，定購冊數之多，實在出乎我們的預料之外。有許多定戶寫信來表示他們的熱情的期許，同時又有許多愛讀者因為身在遠地，均以未及享受這次的特價為憾，故特由本部議定展緩特價期限，以慰遠地讀者之殷望。愛讀諸君，幸祈注意。

- 一 預約價每部仍售九角，股東七角二分。  
。（原價一元二角）
- 二 預約期改於二月一日截止。出版期同
- 三 預約處為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四十一號創造社出版部

# 祝 詞

## 成 仿 吾

一睡千餘年的我們，睜眼醒來，凡事落在他人很遠很遠的後面。  
百餘年來的世界史上，我們“中華大國”只是被擄取與被笑罵的對象；  
一葉一葉的歷史上堆着的，盡是我們全民族說不出的恥辱與痛苦。  
這是時候了，我們應該來算一筆總賬。

但是，幹什麼？從那裏幹起來？

“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革命的行動。”

現社會的構成，現世界的趨向，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形勢——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明了的問題。

問題的簡化，問題的把握，在動的狀態中——這些尤其是我們必須有的努力。

“文化批判”當在這一方面負起牠的歷史的任務。牠將從事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的批判，牠將描出近代帝國主義的行樂圖，牠將解答我

們“幹什麼”的問題，指導我們從那裏幹起。

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科學，文藝及其餘個個的分野皆將從“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義，獲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將貢獻全部的革命的理論，將給與革命的全戰線以朗朗的光火。

這是一種偉大的啓蒙。

全國覺悟的青年，大家起來擁護“文化批判”！

## 短評 — 交通阻滯二件

(訪員甲)

第一件：

日本帝都的中央，八達四通的交通中心，軍國主義的象徵——軍神廣瀨中佐的銅像，俯視着電車與汽車的熙來攘往。愛惜效率的資本家們以為防礙交通，擬議給他遷移。但是，他們後來明白了這位軍神依然守護他們的階級利益，於是怒小惡，謀大謀，廣瀨的英靈依然君臨日本各階級的上頭。

第二件：

北京的古城中，也是熙來攘往絡繹不絕的行人。在這擁擠的人羣中，“從少就是十字街頭的人”的建築工程師，他“怕風，怕擠，”就“在街頭造起塔來住”，羣衆不絕地跟着歷史的遺行前進，他却“坐在角樓上，搗酒兩斤黃酒”，啾啾囁囁“師爺”調：“這塔與街本來並非不相干的東西，不問世事而竄入塔裏原即是對於街頭的反動，出在街頭營造工作的人也仍有他們的塔，因為他們自有大衆垂青的理想。”

何等真誠呢？

但是現在他或許要到了，黃包車夫罵他阻礙交通

# 藝術與社會生活

馮乃超

## (一)

這篇小論文或許不能給學校裏的教授們以滿意的意見，因為他們或許暗記着 *Plato*, *Aristoteles*, *Kant*, *Croce*, *Lipps* 等等，諸如此類的美學學說，然而，我們用不着拉他們來到這裏裝成嚴肅的學者的樣子。

這篇小論文或許不見許於當代堂堂的大藝術家，因為 *Michel-Angelo* 是怎麼樣的崇高，*Raphael* 是怎麼樣的優美，這些骨董商人的句讀，在這裏完全用不着。

那麼，我們不能不快點進本文去。

## (二)



人類只能提出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可以解決的物質的條件已經存在之故。我們不去勾引古人的名章大論來粉飾思想的幽玄，只因為我們的言論不能不給社會所提出的活生生的問題以切實的解答之故。

那麼，我們的社會在藝術的分野提出什麼問題呢？為究明問題之所在，我們不能不研究中國的文藝與社會二者目前的狀態，——這個研究又非從歷史的過程上着手不成。

文學革命以來——白話文運動以來，封建思想的代言者——舊文學——確定地衰替了。然而，這個文化上的新運動獲得了什麼東西呢？白話文底確立！然而，不上兩年，紅樓夢的考證，儒林外史的標點，風靡天下了。這又有什麼意義？我們不能不把潛伏着的根本的社會的根據揭露出來，這却也是可能的吧。

自從中國各地的重要商港化為了殖民地以後，中國的資產階級雖然落後得很遠，漸漸有了微弱的發生，加以受過自由思想的洗禮的知識階級——東西洋留學生，對着窒息的封建制社會的拘束，發生如火如荼的改革的熱忱。在這個時候，胡適博士的“文學改良芻議”——新文學運動，正所謂對症施方的良藥，適應社會的切實的要求。從這個觀點，博士在歷史上演了很重大的革命的任務，然而，白話運動的元勳——新文學運動的健將，我們的胡適之博士不久却又引導它沒落到泥濘的湖沼裏去了。考古！疑古！！動地般敲着退軍的鼙鼓，博士革命的責任就此告終了，博士的歷史的使命就此完結了，不太倉惶了麼？

但是，從這個時候以來，在文藝的分野中，試鍊這白話文的新武器的新作家的簇生，蓬蓬勃勃，大有春雷新筍一般的現象。何故呢？因為上海灘上有了商務印書館（——注意！這不過是一個代名詞，原不必指定四馬路棋盤街那間商務印書館），泰東書局等等，就是說——中國的資本家的魔手伸到出版界來了，同時又說中國的社會生活漸向近代文明國家的社會生活接近了

其次，我們有分析文學革命以後的中國文壇的必要，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在這裏我們不能——也沒有必要作詳細的批判，只抽出幾個代表作家并指出他們的傾向和社會的關係便足。

從主張提倡自然主義的一派——文學研究會的團體中，可以抽出葉聖陶。他是一個靜觀人生的作家，他只描寫個人（——當然是很寂寞的有教養的一個知識階級）和守舊的封建社會，他方面和新興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的“隔膜”。他是中華民國的一個最典型的厭世家，他的筆尖只塗抹灰色的“幻滅的悲哀。”他反映着負擔沒落的運命的社會。別一方面他的傾向又證明文學研究會標榜着自然主義的口號的謬誤，這是非革命的傾向！

魯迅這位老生——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只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憶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好在他不效 *L. Tolstoy* 變作卑污的說教人。

郁達夫的悲哀，令一般青年切實地同感的原因，因為他所表現的愁苦與貧窮是他們所要申訴的，——他們都是“沈淪”中的主人公。但是，他對於社會的態度與上述二人沒有差別。

我們若要尋一個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就是郭沫若。“王昭君”“姦婬”“卓文君”裏面的叛逆的熱情就是作者對於社會的反抗的翻譯。創造社的 *Romanticism* 運動在當時確不失為進步的行為。

其次，我們可以舉出一位通俗作家張資平。他自從寫了一本暴露中國基督教信徒的內幕的小說“上帝的兒女們”以後，一向不見有會心的名作，只給一般人描寫學生的平凡生活，小資產階級的無聊的嘆息和虛偽的兩性生活。他的任務在革命期中的中國社會當然會沒落到反動的陣營裏去。

以上舉了五個作家，當然他們五個人可以代表五種類的有教養的知識階級的人士。他們以敏感的感受性，圓滑的技巧，描寫盡中國的悲哀，但是小資產階級 *Petit Bourgeois* 的特性是可以傾向保守也可以傾向革命的。時代忙快地流轉，地球不絕地迴轉，他們沒落的沒落，革命的革命去了。

那麼，當時的文壇與社會的關係是怎樣呢？

在似而非的共和制的中國社會上，把握政權的階級就是封建遺制的軍閥。他們肥私腹的榨取與外國的經濟的掠奪，弄得中流以下的各階級不聊生地感受生活的困苦。這樣烏雲密布的“中國的悲哀”，當然反映到文學的作品上。所以中國的藝術家多出自小資產階級的層中，

是當然的事實，——中國還沒有雄健的資產階級，在此社會層中不會誕生偉大的藝術家，這也是一個事實。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沒有真正的革命的認識時，他們只是自己所屬的階級的代言人。那麼，他們歷史的任務，不外一個憂愁的小丑(*Pierrotte*)。

我本來沒有意思嗶嗶滔滔地講談歷史的事實的，然而，理解當時的歷史的事實和社會的關係，也可以作理解現在中國的藝術與社會的關係的基礎。

### (三)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的討論已經達到本問題的核心了。

那麼，現在中國的藝術與社會的關係應該是怎麼樣，換言之——在轉換期中的中國的藝術的分野上，應該怎樣建設我們的指導理論？

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細心把中國社會的現狀更作全面的分析，這却也是可能的。

這個問題的分析，不能不自資本主義底社會的經濟的國際的過程說起。那麼，我們可以想起一節很重要的文章，就是：

“資產者團，因一切的生產工具底急激的改良及無限地容易化的交通，把一切的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牽入文明的隊裏了。

“資產者團底價格低廉的商品，是——粉碎一切萬里長城，征服蠻人底對於外國人的頑固的憎惡心的——重炮。

“資產者團強逼一切的國民，假使他們不願意滅亡，他們也不能不採用資產者團底生產樣式。

“資產者團強逼一切的國民，輸入所謂文明這個東西而變成資產者。一言以蔽之，資產者團做着自身的形象，創出一個世界。”

這個照心徹背的卓論，是否適當地，是否明確地把資產社會波及於後進國的真相揭露出來，誰人可以懷疑它？

對於這個資產者團的重炮，再有第二世的秦始皇麼？沒有！農村零落了，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特（*Proletariat*）發生了。誰人能說中國依然是（封建的）文明之邦，禮教之國？封建老人不常嘆世風日下，人心澆薄麼？這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漸向市民的氣習同化了的左證。別的方面我們可以從大學教授們的“歐化”問題中尋活生生的鐵證。然而，“歐化”——這個變革的意識斷不能從人類自身的想像上求它的判斷的，而它們底想像（意識）反要在物質生活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所發生的抵觸上說明去。所以討論“歐化”這個問題的適當與否的喧囂，簡直是羣聾的瞎鬧。再進一步說，他們站在自由主義的立腳點，希求建設近代的文明國家的欲念，不外暴露自家的階級的本質罷了。

以上我們可以明白世界資本主義的正體及中國資生主義的發生，因此，中國的社會從根本上翻覆了舊形態，而變革的欲念亦醞釀其中。

#### （四）

自從北伐軍進出揚子江以來，中國國民革命的一特徵，就是大衆

的政治運動的熾烈化，然而，觀察目前的情狀，革命的勢力在表面上似呈一種停頓的樣子，而事實上，社會的各方面亦正受着烏雲密布的勢力的支配。那麼，生息在這窒息的重壓之下的青年們受着怎樣的影響呢？除了少數有覺悟的人們以外，他們只感着失望，無聊，悲觀，厭世！他們晨昏視聽着的，不是嗷嗷的封建殘渣的什麼智仁勇一類的“告青年”，就是君子啦，小人啦一類的“放屁”話。同時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的跳梁，淫盪文學，性慾叢書的跋扈，等等…埋目障耳地盤繞着青年們的視聽。

但是，我分担的任務是在藝術的分野上講話。那麼，我們再把中核的命題大書一逼。我們在轉換期的中國怎樣建設革命藝術的理論呢？我們切實的問題不能不是這樣，但是，具體的解答，當讓次號李君的論文——“如何建設革命文學？”，本文只就中國渾沌的藝術界的現象作全面的批判。

我們都知道，藝術史上的兩種對立的爭論，就是，藝術的藝術和人生的藝術的主張，這種爭論的過程，沒有我來說明的必要，但是，他們這種論爭的社會的根據在那裏，我們不能不究明，這却也是可能的。

關於第一個見解，我們不妨借 *G. Plechanow* 的說明如下：“藝術家及對於藝術的創作有直接興味的人們，他們底“藝術的藝術”的傾向發生於他們和周遭社會的環境之間絕望地不調和的上面。”這是中肯的說明，然而，諸君，藝術家諸君，對於藝術有直接興味的諸君，

你們不感覺社會和你們之間，發生一種莫名其妙的不調和麼，就是說，你們不感着生活的困苦，無聊，絕望麼？你們不曾希望過迴避了現實的社會投身在麻醉的安慰裏麼——就是說，你們不曾——或想像——埋頭在象牙的寶塔中，滿足你一個人的幸福麼？若果你們多少有這樣的行爲，——不論你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這不外證明你們的怠慢與懦弱。何故呢？你們的不幸就是社會的缺陷，然而，你們底幸福不是迴避現實的苦痛可以獲取的，事實上你們的不幸只有根本的剷除社會的矛盾纔可以獲得的。

那麼，我們把第二的見解批判吧。

在這裏我們只把 *L. Tolstoy* 的藝術論的階級的性質指摘出來便可以了事。

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天才的大藝術家，又是掛着“世界最可鄙賤的宗教的說教人”的招牌的托爾斯泰的藝術觀，諸君都知道了。他排斥一切世紀末期的——頹廢派，象徵派，耽美派的——諸傾向，換上一個欺瞞大眾的宗教代言者的藝術。

爲何他不對呢？

我們曉得的，人類的思想是受着生活過程底規定和制約的，不論任何思想也不能超越時間和空間底制限，歷史上怎樣偉大的思想也不能脫離該當時代的生產關係的制約。一般人以爲托爾斯泰的思想，給人類的將來以光明。其實不然！

“托爾斯泰一方面毫無忌憚地批判資本主義的榨取，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與行政的喜劇的假面，曝露着國富的增大，文化的結果與

貧困的增大，勞動大眾的痛苦間的矛盾；他方面很懇懇地勸人不要以暴力反抗罪惡。一方面站在最覺悟的現實主義上，剝去一切的假面；他方面却醜顏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說教人。”

然而，托爾斯泰的見解的矛盾並非偶然的，它表現十九世紀後半的俄羅斯的生活所經驗的矛盾。

“拒絕公共的教會，地主，政府，破壞土地所有的一切舊形式，除去階級的警察的國家，做成自由的小農的共同體等努力——這是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代中貫通農民意歷史地步的紅線的努力。而托爾斯泰的著作的精神內容，在適應農民這個努力，形成抽象的‘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

這是托爾斯泰的思想的階級的性質。他主張的農民那種獨善態度是反動的，同時他自身的思想在社會進步的觀點，在歷史進行的觀點上看來也是反動的。

在這裏，托爾斯泰的藝術觀的誤謬，大抵可以明白了。然而，托爾斯泰以外還不乏大同小異的見解，他們不是資產者社會的阿諛人，就是 *Don Quixote* 一類的人道主義者。

諸君，藝術家諸君，關於藝術有直接興味的諸君！譬如你們關心到十字街頭時，你們去宣傳基督教麼，宣傳三愛主義麼，宣傳無政府主義麼？把這一類的思想注入藝術的內容中，送給民衆作鴉片嗎？中國已經中了八十年的煙癮，再不能受這樣的麻醉劑了。



革命的藝術家是那一種類的人物？

我們知道，藝術家在社會上所享受的待遇不是最高的崇拜就是最大的侮辱。一般的人不是這樣說：“他（藝術家）是我們的偉大的藝術家，時代的預言者，”搜盡美麗的辭句，表示他們的景仰；就是這樣說：“他是社會的寄生蟲，不事生產的流氓”，窮極他們污穢的謾罵猶恐不足。爲什麼在同一藝術的田地工作的同一樣的人，會受相反的輿論呢？我們曉得社會發展的現象是這樣的，一社會的新興就是一社會的沒落。在歷史的舞臺上，有新興社會出現之時，屬於新興階級的哲學者與文學家負有批判舊社會制度與舊思想的任務。他們所以偉大的原因就是他們這革命的任務上。然而，沒落的社會也有他們的藝術家，他們的任務除了製造新興的刺激與頹廢的歡樂以外，（亦有製造辯護自己階級的作品，這可以除外）再沒有可做的事情，這是他們所以受惡評的原故。我們把十九世紀前後的法蘭西的美術——即 *David* 等的古典主義運動和貴族階級的 *Rococo* 的流行——比較看來，就明白了。

偉大的藝術家，他們所以偉大的緣故，并不在發明何種流派，而在他們代表同時代的一種社會的偉大的人格，就是說他們以熱烈的革命精神，鑄鑄表現時代的 *Tempo* 的作品。

### （六）

以上我們大體明白新興藝術的方向了。若果提出結論來就是這樣：藝術是人類意識的發達，社會構成的變革的手段。但是，這個見解若沒有嚴正的革命理論和科學的人生觀作基礎，仍不過是一條空文

的憲法，抽象的理論。

然而，現在中國文壇的情況，墮落到無聊與沈滯的深淵，雖是革命文學的議論囂張，而無科學的理論的基礎，及新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建設，畢竟問題依然作問題存在，總不能給它一個解決。爲什麼呢？他們把問題拘束在藝術的分野內，不在文藝的根本的性質與川流不息地變化的社會生活的關係分析起來，求他們的解答。

這篇文章，除論序散漫外，主要問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作者深感不滿。但是，裏面多少已把真相暗示出來，細心的讀者若有所參證是作者無上的希望。

18th, Dec., 1927.

---

本文的作者

第一部詩集

“紅 紗 燈”

——創造社叢書第二十種——

下月出版

# 哲學底任務是什麼？

彭 康

“哲學家不過把世界種種地解釋了，但緊要的是把這個世界變更。”

“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es zu verändern.”

## (一)

哲學家掌握政權，或者政治家學習哲學。柏拉圖底這句話，很可證明他底對於哲學的見解，一部分是對的。在當時的希臘，哲學是社會生活全面底有統一的理論化，社會生活底各方面，是這種理論底具體的現實的基礎。這種理論家，這種哲學家，固然是當時社會底理論的指導者，有時也參與了實際的政治。哲學本來是包括一切的理論，社會底最高批判；哲學家是當時底指導者，同時也是新社會底建設

者。這種要求理論和實踐，思惟與現實互相統一的哲學之原義，因種種的條件，漸漸失去了：一方面，哲學內部底分化日見繁複，內容日見深奧，因此與現實亦意見遠離，終于玄之又玄，成了一種觀念的遊戲，成了一種所謂概念詩 *Begriffs-dichtung*；他方面，哲學同一切的意識形態 *Ideologie* 一樣，是社會構成底上部構造，雖能影響于社會，可是全為牠的下部構造所規定。社會成立于階級底對立，所以一切的意識形態都帶有階級性。可是社會愈進化，階級底對立也愈銳激，支配階級想維持他的權力，把他底制度永遠化，把社會關係絕對化；他底這個實踐的要求，當然要有理論的表現，當然反映到支配的意識形態——哲學。于是哲學為研究絕對的永遠的真理之學，為浮游于現實之上的理性之學——結果一種概念詩！

現在哲學是理性之學了。理性這個古怪東西，飛翔現實之上，超乎空間，超乎時間，自由自在，任意地造起空中樓閣，將一切的哲學家籠住在裏頭，使他們與實際的社會生活隔絕，使他們與現實的具體的基礎乖離。哲學家却也泰然地困住在這種空中樓閣裏，從事研究他們所謂的絕對的永遠的真理，他們以為理性為一切底絕對的標準，其餘的事物，現實的具體的社會是時時變轉流動的，不足為真理底根據。只有理性君臨一切，只有理性才能命令一切。合理性的便把牠永遠化，絕對化；不合的，管牠是彰明較著的事實，都是惡俗的，非把牠破毀不可！哲學家懷著這種野心，從他的理性之塔裏，放出他底“概念詩”之光來，自負地以為可以照耀大千世界，猶如在暗黑的茫茫大海裏，突然從燈塔裏大放光明，一切迷路的船輪可以尋着進向，找着歸途一樣。只有他底理性的範疇，可以解明世界，只有精神的活動

可以提高人格。總而言之，歷史之所以進展，社會之所以發達，只是有理性為其指針，精神為其原動力的原故。其餘的一切都應該蔑視，縱不然，也不過只有附帶的僅少的價值和意義罷了。

我們現在知道觀念論的哲學家底誇大狂了。可是我們來檢一檢事實，按一按歷史，哲學在社會生活裏發生了什麼關係，觀念論者是否實現了他們底夢想？具體的事實，使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得不作與從前的哲學家相反對的回答。

世界是一個運動的全體系，一切的事物都是變轉無窮的。歷史會進展，社會會發達的。沒有不變的事物，也沒有固定的事實，生成，發展，消滅，這是一切事物及一切社會制度底必然的過程，也是具體的現實。可是哲學家關在理性之塔裏，只從事于概念詩底創作，對於現實的社會是漠不關心的。不但如此，因為階級的背景，他們故意地漠視現實，因為無力，他們不能觀察及批判現實，因為沒有勇氣，他們不敢面對現實。這樣一來，哲學家完全與現實的社會斷絕關係了，雖然他們受著全社會底養育！這種觀念論的，受着社會底養育而不與牠發生關係的哲學家簡直是社會底贅物！不，還是社會底障礙！什麼道理呢？一切事物及制度，都有牠底社會的條件，歷史的限制；有社會的條件，牠才可以發生；完成了牠底歷史的使命，牠也非得消滅不可。可是觀念的哲學却把一切都永遠化，固定化，不承認流轉，不容許變更。這不就是社會底支配階級之實踐的要求嗎？社會底矛盾暴露，階級底對立深化的時候，支配階級雖然已完成了牠底歷史的使命，但還拚命地維持牠底絕對的威權，阻當牠注定的沒落；終于在觀念的哲學裏找着了理論的根據，將社會底制度視為神聖，將支配階級

與被支配階級間底關係視為當然，要把被壓迫階級繫在牠底鐵鍊下，永遠不讓牠再生，這樣，觀念的哲學同政治的物質的勢力一樣，是支配階級底最利武器。所以在革命時代的社會裏，像打倒支配階級一樣，非把牠徹底地排斥不可，但是排斥了就不再要哲學了嗎？不，沒有革命的理論，決沒有革命的行動，哲學為包括一切的理論，沒有牠是不行的。那末，革命的階級所要求的哲學是什麼？再廣義地一般地說，哲學底任務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本篇所要討論的。可是我們再考察從前的哲學到底是什麼一個東西？牠底一般的特性如何？這件事，也不是無益的。

## (二)

*"Wie die Philosophie im Proletariat ihre materiellen, so findet  
das Proletariat in der Philosophie seine geistigen Waffen."*

同哲學在‘普羅列塔利亞特’裏找着了物質的武器一樣，‘普羅列塔利亞特’，在哲學裏，也找着了牠底精神的武器。

批判不僅是解剖刀，乃是一種武器(*Kritik ist kein anatomisches Messer, sie ist eine Waffe*)。一方面對於舊社會加以嚴格的不容赦的痛擊，他方面又指示建設新社會的原理。哲學正是這種理論。哲學為一切底根原，為社會底文化全體系底批判。牠所表明的世界觀及人生觀，不只是解釋就算了事，牠要指出世界怎樣動，人怎樣行。牠不僅說明事實底現在是怎樣，還要考察過去的來源是怎樣，將來會怎樣。要這樣才可以知道事實底真意義和真價值，要這樣才可以為行動底原理，這樣才是真正的批判，這樣才是哲學底革命性。從前

的哲學有過這種特性嗎？從前的哲學只是維持現狀的，阻礙社會進化的欺詐物，那能進行這樣的任務呢！

觀念論的哲學，離現實太遠，並且為社會進化底障礙，所以一般人們對於牠，只是取一種輕蔑的態度；哲學家底特色，也只是固陋，迂腐，頑冥。可是他們底哲學到底是什麼？我們且取一個代表的，現在還有勢力的思想來看。

新康德派底重鎮文德爾班 *Windelband* 說：“*Die Philosophie ist die kritische Wissenschaft von Allgemeingültigen Werten*” (*Windelband, Präludien.*) 哲學是批判普遍妥當的價值之學。這意思是說：哲學為價值之學，價值為普遍妥當的，不是受時間和空間底制限而變動，却是永遠存立着，使一切事物可能的東西。不像從前的形而上學 (*Metaphysik*) 一樣，埋頭于什麼神呀，本體呀這一類摸不着頭腦的東西，哲學應該將具體的事實考察，尋求牠底所以如此底價值，牠底成立底條件。真之所以為真，善之所以為善，美之所以為美，都有牠底先驗的根據；尋求這種先驗的根據，正是哲學底任務。換句話說，哲學是一切的文化價值之評價，評價底方法是批判的方法 (*Kritische Methode*)。所以文德爾班說：普遍妥當的價值 (*Allgemeingültige Werte*) 是指示哲學底對象，批判之學 (*Kritische Wissenschaft*) 是表明哲學底方法。普遍妥當的價值成了哲學底對象，客觀的事實和一切的社會文化才能入研究的範圍；用的是批判法，所以沒有心理主義底那種主觀的偏狹和空虛。這與從前的形而上學比較，確是進了一大步。

但是這種批判主義 (*Kriticismus*)，這種先驗主義 (*Transcen-*

*mentalismus*), 終歸是一種觀念論 (*Idealismus*), 所以也不能脫牠底科臼。一切事物有牠底存在的理由, 有牠底成立的根據, 不錯, 這是不可否認的; 批判哲學要尋求牠底先驗的根據和價值, 是的, 這也不壞。可是價值要普遍妥當的, 那末非超越空間時間不可, 這樣便將事物底流動性一筆抹消了。一切的事物都須在空間時間裏才能存在, 試問世界上有不受空間時間底規定而能生長, 存在的東西嗎? 在空間和時間底範疇裏, 便非變化, 消滅不可。這是世界底根源, 事物底本質, 批判哲學因為牠底先驗的方法故, 不能究明這種內蘊; 以“普遍妥當的”這個東西, 將客觀的基礎化為主觀底構成物了。

原來觀念論的哲學都是如此, 不管牠底派別是如何的多, 牠底著作是怎樣的豐富。要之, 牠底出發點是主觀, 牠底特性是乖離現實, 牠底目的是維持現狀。——結果, 哲學適成了固陋的矛盾的社會底辯護, 變為歷史進展底理論的障礙。其所以如此者, 一方面, 因為有將一切固定化, 永遠化底實踐的要求; 他方面, 因為將精神與自然, 思惟與存在底關係顛倒了底理論的錯誤。我們雖然不主張心理主義, 可是心理常構成論理底基礎, 有這層實踐的心理的要求, 才有這種將世界絕對化的論理的體系。觀念論的哲學之所以不能推究事物底變化的本質, 就是這個原故, 牠之所以缺乏革命性, 也就是這個原故。

哲學本來是研究一切事物的理論的體系, 事物是暫時停滯了的, 結晶了的變化的過程 不包括一切, 不足以為人們底社會的行動之指針; 不立在運動底觀點, 不足以把握事物底本質。把握住了事物底本質, 才能明白牠底變化的樣式: ——什麼是牠底過去的來源, 現在取着什麼形態存在, 將來向着什麼方向轉變。知道了這種種, 才可以確



定應付的態度，準備必需的行動。確立變更世界和社會的原理，指示行動底標準，——這是哲學底任務，這是哲學底本義。不如此，便是無氣力，無用處，我們便須把牠丟進歷史這個垃圾桶裏。一切的觀念論便負着了這個注定了的運命！

世界是運動的過程，是個個事物底統一了的全體系。沒有不變的事件，也沒有孤立的物體。時間地，事物只是暫時的結晶，新的發展底過渡；空間地，個體只是相互的內部的聯絡底要素，具體的統一底契機。捉住了這種世界底真相，哲學方才是腳踏實地，方才有實際的價值。觀念論的哲學將過程永遠化，將個體絕對化；在牠，所與的狀態只是即自的 (*An sich*)，只有同一律 (*Law of Identity*) 可以適應，牠不知道所與的狀態自身就含有矛盾，自己內部含有新的狀態底萌芽，而這種新萌芽又是否定或與伏赫變 (*Aufheben* 意譯抑揚或棄揚。) 既成狀態的契機。個體牠只看做抽象的孤立，牠不知道世界是一個具體的統一，個個要素互相影響，互相連結，要在這種全關係中才能了解個物底意義。哲學底任務是提供變更世界和社會的理論，像這種無力的觀念論，不但不能變更，就連事物底解釋都做不到了。哲學的墮落一至于此！

思惟并不能決定存在，却是社會的存在規定思惟。這個關於思惟與存在 (*Denken und sein*) 底問題是決定一切哲學的分派，是量度一切哲學是否有價值的標準。一切的觀念論恰好與唯物論立在反對的地位。懷疑論，否認有絕對真理的相對論，不能把捉世界底全體及事物底本質的經驗批判論 (*Empiriokritizismus*) 等姑且不論，就是高唱客觀的真理的先驗論 (*Transzendentalismus*) 也將這個關係

顛倒了。人類未發生以前，世界就已經存在了，沒有思惟，就已經有了物質，——這是科學給我們證明了的真理。可是觀念的哲學家在這個真理面前戰慄，對於這個真理感着危險。他們雖不像宗教家那樣說世界為上帝所創造，却硬說事物為主觀所構成。但是他們自己也覺得不合理，因為主觀各不相同，如果高調主觀，不是陷入否認一切真理的懷疑主義 (*Skeptizismus*)，便成為唯我獨尊的獨我論 (*Solipsismus*)。于是在經驗我 (*empirisches Ich*) 以外，別立一個絕對我 (*Absolute Ich*)，更以什麼先驗的統覺 (*Transzendente Apperzeption*)，什麼意識一般 (*Bewusstsein überhaupt*) 來敷衍。事實總是事實，客觀終不能為主觀，主觀的哲學家碰着這個真理，非有個自圓其說的法子不可，于是妙想天開，將真理分為兩種：理性底真理 (*Vérités de raison*) 才有普遍妥當的價值，事實底真理 (*Vérités de fait*) 有的不過是附帶的相對的意義罷了。這樣，客觀的事實又是理性底附屬物了。思惟本為社會的存在所規定 (*Bestimmen*)，而在觀念的哲學裏，對象底認識 (*Erkenntnis des Gegenstandes*) 即是認識底對象 (*Gegenstand der Erkenntnis*)；將精神與物質，思惟與存在底關係開初混同，終于顛倒，所謂同一哲學 (*Identitätsphilosophie*) 也就是高唱理性底威權的東西。所以凡是合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性的 (*Was vernünftig ist, ist wirklich; was wirklich ist, ist vernünftig*)；理性既君臨着，現實便不許有變動了！總而言之，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我在故能支配，既支配着，便不許對於我底支配權有所覬覦！——這是一切觀念哲學底實踐的意義，也就是將一

切事物固定化之理論的錯誤，只是沒有把這個“我”露骨地寫為“階級的”我罷了！

社會在無窮的時間裏不息地進展，任你觀念的哲學家怎樣聲嘶力竭地叫喊：止住！止住！牠依然與我們底意識沒關係地變化不住。這是證實了客觀底與思惟獨立地存在，決不是那“生產就是生產物自身” (*Erzeugung ist das Erzeugnis selbst*) 這個命題所能抹殺的。世界和自然是獨立的存在，人也是自然底一部分，思想只不過是物質在人腦筋裏的反映。存在是獨立的對象，不管人類能知覺與否，不管人類能體驗與否；這是存在底真意義，所以牠不能為主觀的體驗 (*Erlebnis*) 所吸盡，也不僅是知覺底總體。“存在就是能被知覺的” (*Esse-percipi*) 這個理論只是從腦筋裏造出來的抽象物了。存在又是互相有關聯的，人是牠底一部分，所以人也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却是社會的構成分子。社會只是人的社會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人也只是社會化了的人 (*Vergesellschaftete Menschheit*)，人與人及自然互相影響，互相活動的結果，形成社會構造底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種種的制度；這個基礎和這種制度又規定了意識形態 (*Ideologie*) 底一般的特性和形式。有了社會的基礎才有牠底意識形態，兩者互相規定，互相助長，便造成了人類的歷史，產生了社會的文化。

可是社會是一個矛盾的總體，牠自己內部就含有否定自己，與伏赫變自己的契機。這個契機 (*Moment*) 在牠底內部發生，成長，終于把牠推倒，出生一種社會的新形態。這是所謂社會進化底飛躍。意識形態立在社會的基礎，發生的時候，固然可以助長牠底發展，統一

牠底理論；但是社會底矛盾驟露，對立激化，新的形態萌芽的時候，意識形態反變為進化底阻礙，對於新的事實失了解釋的能力。在這時候，社會需要一種全面的自己批判，建設一種適合于新社會形態的理論，這種理論同時又是推翻舊社會的精神的武器。這就是所謂意識形態裏的方向轉變，就是思想革命。——完成這種工作正是哲學底使命。

社會底基礎是生產力 (*Produktionskraft*)，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人底社會的生活都是不能跳出這個生產關係的圈子。握着生產力底實權的，在社會便佔支配的地位，於是除了原始社會以外，社會便分裂為支配階級及被支配階級。在這種階級對立之上產生了一切的社會的文物制度，這些制度，這樣，只是支配階級底支配工具，牠底理論的體系就是意識形態——哲學。所以在社會需要自己批判的時候，批判底理論是與從前一切的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批判底主體是被壓迫被支配的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理論是辯證法的唯物論，主體是普羅列塔利亞特。普羅列塔利亞特雖只求自己底解放，但牠解放了，即是解放了社會全體；牠只求自己底利益，但卻代表社會全體底利益，牠底階級性消滅了，即是社會除去了階級的對立。這樣雖站在自己底立場上而却能代表全體的革命階級能夠遂行其使命，達到其目的者，有牠底理論的表現——哲學的原故。哲學把握了這個革命的階級，便成為物質的勢力，理論與實踐便能統一，哲學也能遂行其變更世界的任務。所以哲學是解放底頭腦，普羅列塔利亞特是牠底心臟。(Der kopf der Emanzipation ist die Philosophie, ihr Herz das Proletariat)

## (三)

*“Die Philosophie kann sich nicht verwirklichen ohne die Aufhebung  
des Proletariats,  
das Proletariat kann sich nicht aufheben ohne die Verwirklichung  
der Philosophie”*

不把‘普羅列塔利亞特’‘奧伏羅曼’，哲學決不能實現；沒有哲學底實現，

‘普羅列塔利亞特’自身也不能‘奧伏羅曼’。

哲學及一切意識形態是社會底產物，受着社會的基礎底規定；所以在什麼樣的社會裏便有什麼樣的哲學。社會為哲學底基礎，而哲學又要變更社會，這個好像是互相矛盾，其實是理論與實踐得了辯證法的統一。理論可以指導實踐，也可以阻障實踐。不能與實踐統一的理論，不是抽象的空想，便是失了能力的舊社會底意識形態。批判這種理論，推翻這種意識形態，固然是哲學底任務，可是一切的思想都有牠底社會的根據，牠底根據不除，牠還可以苟延殘喘。哲學要為批判的武器，要完成牠底使命，非得有物質的勢力不可！非借物質的武器將一切產生了觀念的哲學及有害的思想之社會的根據顛覆不可！這是哲學底真正的意義。

文章做得很長了，却只將一般的特性論過。以後關於思惟與存在的關係，哲學方法論這一類的問題，將另有專文在本誌發表。現在總括一句以作結束：

哲學底任務是在把這個世界變更。

# 理論與實踐

朱 磬

## (一)

在‘高尚的’學藝的領域上，從事於‘神聖的’研究底學者先生們，對於‘俗惡的’常識的意見，從來是，現在也是，嚴烈地加以非難的，不但加以非難，而且還在侮蔑着。

但是，一見就覺得很奇怪，而且富於矛盾的一句話，  
——學者先生們是超絕於世情的。——

却把這常識與學問的紛爭解決了。但是，這句讀書人不知世務的話，本來是一般的世人，用來表現他們對於學者的無能力及失望的‘清議’，但是，學者先生們，因他們的無際涯的誇大妄想狂，不深究這‘清議’的內容，却視此為一種世人對於學者們的頌功碑，褒獎狀；

欣欣然絕叫着：——我們在從事於神聖的研究——探求永遠真理的所在。

這麼樣水火不相容的二種世界——學問的與常識的——在這麼樣各自的涵義不同，而用着同一的表現形式——學者先生們是超絕於世情的——的‘天橋’上，發見了他稱的‘和衷共濟’的合流，對於酷愛和平的愛之傳道者及平和的，不出犧牲的，謙遜的，精神的社會改良主義者，實實在在是一個‘無上命令的’福音，正可三呼萬歲，三乾香檳！

可是，這真是問題底正當的解決麼？

我在想：這仍不過問題的提起，並不是牠的解決！

這麼，愛之傳道者及平和的使徒們，請先止住你們奏凱旋的萬歲的聲浪，收過使你們泥醉的香檳酒，靜聽我們的分析與解答！

## (二)

永遠的真理是不是一個微渺的‘地球之神’絞盡他的腦髓，利用他的觀念論的思維形式，能夠探求出來與否，暫且不論，單就這現實的物質力支配着一切的世界立論，這神聖的超現實的研究，已是一種‘無稽’(Nonsense)了！

“到了現在，學說的正與不正，不成什麼問題；那一個學說，對於資本，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便利的還是不便利的，又或會干犯警察的忌諱還是不會，這些才成問題。”

關於這些引用，我想定有人會說：這東西又在拾人的糟糠！又在偷竊死了的陳腐的殘髓！呸！

誠然，我正在拾他的偉大的精粹，我正在偷竊他的不但不會死去而且更增光輝的殘髓！*Le Mort Sait le Vif!* 死的東西捉住活的東西，這又教我不得不如此說的。而且，這個名句，不是明白地在描寫某國的現實的情形麼？這真使我不得不再引一句：

*De te fabula naratur!*——不是他人的事！

在這麼樣的客觀的條件底下，決不能發生一種超現實的公平的研究，我想能思考的人們，大概總能明瞭的吧！

所以，你看，御用的理論家，在資本攻勢或者階級的對立非常尖銳化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是什麼呢？這可以不待明言的，丟掉了所謂超越於利害的研究，從事於發表擁護自己的階級的言論，他們在反對不受什麼的東西的拘束的科學的理論，他們在辯護自己的良心的仲疚。

對於現實的生鮮的現象，故意地隱蔽着自己的視力，不願意或不能熟視的卑怯者，請不要再去裝着公平的良心的理論的錦袍，來欺己欺人了！

### (三)

我覺得由上所述，差可認知一個極重大的問題：——在今日的尖銳的對立底社會內，所謂理論，縱令理論家自身在主張他自己的理論是公平無私的，超越於階級的謬論，也不外階級利益的辯護，欺世民衆的一個手段而已！

使這種純粹理論的支持者，超越於現實的醜惡的利益觀念底理論家，竟不能得到一個超然的理論，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操縱他們的



口頭上的公平底指使者，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心理常常形成對於論理底基礎，感情與情調，規定一般的思維行進及見地——由此見地，觀察事實、施以論理的修飾”

人，賦有感情與情緒的人，並不是像魯濱遜所說的個個的孤立的存在，——這種平凡的想像，雖然古典經濟學者中如斯密斯理嘉圖用作自己的研究底出發點，畢竟是表現一種向誤解了的自然生活的復歸底要求——却是社會化了的人 *Die vergesellschaftete Menschheit*，而此社會化了的人，又不是先驗主義者所想像的一種抽象的實體，一個神秘的巨人，一個純粹的精神的實體；倒是屬於一定的社會關係的歷史的人，他底熱烈的情緒，豐富的感情，鋼鐵似的意志，這些都是依存於他的社會的存在。

但是社會自從太古的共產制崩壞以來，一切的社會底歷史，只不過表示了生存於各時代的種種的階級對立而已。所以社會的存在，換言之，同時就是階級的存在。這個階級的存在，就是人底一切的心理作用的基礎，就是一切的思維，觀念形態底下都構造。

所以純粹的理論，為理論的理論，以及其他一切的所謂公平無私的等等最上級‘最高尚’的形容辭所能表現的種種的理論底主張者與其支持者，無論他們對於他們自身的心理，——感情，意志——有沒有分析的認知，在客觀的理論上，我們決不能以他們對於自己的思考，用作我們判斷他們底標準。

如此，明白地說，操縱他們——理論家——的意志，使他們的理論，不能公平，亦不得公平的原因是：——他們底社會的階級的存在。

## (四)

純粹的，先驗的，普遍性的理論，換言之，人類一般的，國民全體的或者全民衆的，一般地共通一致的理論，在這個顯明的階級對立的世界中——美國亦然，英國亦然，法，俄，意，德，日以及我們貴國亦未常不然——不能，亦不得自存的根據，由上所述，大概總可明白了。所以探討理論的問題，並不是像常識的意見所想像的，對於社會的實際的事情，毫無關係的，——假使我們能夠細心地去思量，則了解理論是依實踐的意志而形成的一句話，不必要有甚深的洞察——也不是學者先生們所主張的，他是絕對無私的第三者。

要探求理論的真實的意義及理論與實踐的正當的答解，我們應該先變更問題的定立；問題的定立決定了以後，纔能理解牠的作用及牠與實踐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問題的提出是：

1. 現代的真實的理論是怎樣的東西？
2. 理論與實踐，如何地纔能得到統一？

說明了第一的問題，則第二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 (五)

在現代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組織的社會裏面，生着活着的一般的民衆，天天在外部的物質的殘酷的脅威的下面，受着無田可種，無工可作的痛苦，就是稍有資產的上層，亦天天戰兢於事業的破產或失敗前面；這種民衆生活的極度的不安，與由此而生的種種的悲慘淒涼的

事實，當然地要惹起人們的注意，要催促人們的解決。

所以，現代的理論家的任務，全在認識使得這個社會發生這麼樣的矛盾的**本質**，究竟潛存在着於什麼地方；認識了這個**癌種**的本質以後，當更進一步，怎麼樣纔能治療這個大患，使得一般的大衆，得到較善較安的社會生活。

這是理論的**根本**的重心，也是實踐意志底衷心的要求！走出了這個重心的軌道的，及不能滿足這種實踐意志的理論，就是一文不值的，不但不值一文，而且是最有害於‘世道人心’的東西，應該將牠克服，把牠驅除！

重要的問題，因此，是，不得不是：——如何方能獲得這樣的理論？

“認識能夠對於人們底實踐，生命及種底維持成爲有用的，只限於這個認識是反映離人而獨立的客觀的真理”

“我們不可被潛存於頭腦的客體所拘束，而有認知具體的客體的必要”

“生活，實踐爲認識理論所當考察的基本的視角。而此理論，劈頭地就該放逐哲學上的無際涯的空論，而進入唯物論”

但是，要獲得這個‘反映離人而獨立的客觀的真理’，決不是缺乏思索力的，沒有洞察事實底全體性——事實底本質，必然及運動——的能力的所謂學者先生們所能幹的事！

這麼樣的理論底獲得，非依賴唯一真正的科學的方法——唯物辯證法——是斷斷不能的。而此辯證的方法，却是：

“對於有產者及其拘泥理論的代辯者，是一種凌辱，一個恐怖。

因為：牠是於現存事變底肯定的理解之中，同時地包含否定的必然的沒落底理解”

因此，沒有革命的社會的階級，就沒有革命的理論。

### (六)

“沒有理論，——當然的要正確的，客觀地真實的理論——就沒有計畫的，意識的，歷史的及社會的活動底存在”

由此，我們方能確信地理解這句話的真意義：

“*Es ist hier absolutes Interesse der herrschenden Klassen, die gedankenlose Konfusion zu verewigen*”

思想的混亂底永久化，是支配階級的絕對的利益。

支配階級 *Die herrschende Klasse* 底這樣的要求——實踐意志的——所以生了那種阿諛的饒舌家 *Die Sykophantische Schwärzger*。

這種阿諛的饒舌家，在他的背後，控制這麼強大的保護者，所以能為所欲為，說所欲說了！

不過，這種恣意的理論，在一定的段階上，對於分析現狀態的本質，完全地是瀕於破產的。換句話說，他對於目前所起的現象，不能探得牠的來源，去向，及給與一種促進的力量，使牠化為現實；所以不能得着大眾的支持，勢非沒落或負隅不可的！所以，理論決不是單靠着有實踐的根據，纔能成為真正的理論；這是根據於革命的大眾的實踐的要求，及對於此種自然生長的要求，加上一種有意識的，有計畫的，合目的的注入，方才能成真正的理論——革命的理論。

這本是很易理解的一回事，因為除了變革現存的組織以外，所謂理論自身，再也沒有什麼像有自己的權能，自己的規準的絕對真理的意義，一般的獨自的價值和獨立的價值的。所以真正的理論，與夫理論與實踐的真正的關係，不外是：

“欲使現實變化，不得不使理論變成現實，變成能動的創造的力量，簡言之，理論非成爲實踐不可。”

“理論與實踐的辯證法的統一所要求的是：——理論應該是實踐的，而且實踐要由理論來說明，而自己變爲理論”

世界是流動變化着的——生成，發展，沒落地運動着的——一切的社會現象，也跟着這個世界自身的本質的法則運動着的，所以我們人類的思維作用，假如我們要真正地理解一切事象的本質，而且我們要促進這種運動的較疾的實現，那麼，思維作用也不得不跟着這個根本的法則去思維一切的事象，事實上，革命的理論家，他能夠指導大眾，而使大眾得到較善的生活的原因，全在他的思維作用嚴密地分析了現象的這種本質，在實踐上促進這認識的現實化而已！

所以在今日而言言行的問題，我們可總結一句：“理論如寒 *Theorie als solche*，沒有什麼獨立的意義底權威，佔優位的是實踐的行爲。在實踐上證明了的理論，方是客觀的真理。”

抽象的觀念的是非之爭，真善美的說教，正義人道博愛的傳道，這些都是有關的文人墨客的韻事，決不是代表新興階級的鬪士所應取的態度。

“人們非把自己的思維的真實性在實踐上去證明不可。”

有人說：時間纔是最後的批判者。這話固然不錯，但我們可以更

具體地說一句：

實踐纔是最後的批判者！

19.12.27.稿完

---

## 短評——這也是文化的輸入麼

近一兩年來，上海的跳舞場，建設發達得非常迅速。一般穿着西裝的，戴着 *All Back* 的美少年，和那斷着頭髮，穿着高底鞋限的美女郎，高高兴兴地進出於這跳舞場裏，跳着那幾現曲盡曲練美的外國跳舞。關於這件事，有一個熱心的研究家對我說：

「跳舞場所以這麼快發達的緣故，依我的見解是：——從前的留學生，大多數是從日本小鬼的蟹腳國度裏出來的，所以他們不能，也不知跳舞，現在呢，時代不同了，那班留學大美國，大英國及大法國的留學生，大都會回國來了，而且做着為國勤勞，為黨努力的工作！他們於公餘之暇，理應有一種愉快的娛樂；而這轉集西洋文化的跳舞，當然是最適合他們的脾氣；所以，上海的跳舞場，纔這麼興旺了！」

這話大概是很對吧？因為這也是實現文化輸入的使命一種？

(失神子)19.12.27。

# 科學的社會觀

朱 鏡 我

(一)

從嚴密的語義上講起來，真正地研究社會底一回事，還是前世紀中葉底產物。當然的，一八四〇年以前的人們，對於社會這個問題也曾有了許多的見解及研究底方法；不過那時候的提唱，既不能引起多數研究者底注意，也未嘗確立一個精密的科學的方法。

所以當時的許多學者，思想家，哲學者及宗教家等等，眼見耳聞地得到了許多關於當時的社會底不合理，發生了他們所謂憫隱之心，慈悲之心等等的道德家的宗教家的，志士仁人的良心，鼓着他們底浩然之氣，要想來改革這個不合理的，悲慘的，沒人道的社會制度！

但是，一方面，不，可說是他們底全精神，完全集注於人性方面；他們仍舊死守傳來的家寶，要想從個人底偉大的精神，永久的良

心方面着手！他們至死不曉得：這社會上的種種的不合理，悲慘禍害等等一切的近代社會底產物，乃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發展底必然性，由這個必然性，所謂近代社會也總歸終於沒落敗壞的。

所以他們底改革理論，總不外乎和尚念佛！“更改心相！”這是他們解決社會問題底第一法寶！由這個法寶，他們敷衍了多少美言麗句呀！你看：四海皆兄弟，我們不可不互相親愛！神所創造底一切，都是善美的！我們應該依明神底大慈大悲的心意，互相和睦，互相救濟！

讀者呀，恕我不再多引這類肉麻的辭句！

但是，真理之扉，可不是永遠地緊關着對於我們人類，人類底意識，可也不是“絕對精神”底化現！在一定的歷史的社會的事情底下，我們對於這個迷離的社會，當然可以發見他底構成及發展底法則。事實上，在前世紀的中葉，那指示人類歷史進向的偉大的科學者（革命家）——馬克斯及昂格斯——已經精確地銳敏地把握這個法則了！

然則，這‘一定的歷史的社會的條件’，為什麼能使先覺者把握這個法則呢？關於這一點底見解，我相信是我們同人同在一個雜誌中發表言論底最要契機，也是現代新哲學底最要基調，所以我們在這雜誌上，將來一定要有詳密的文字發表的，因此，我在這裡，只把大略說明一下。

第一我們要放棄觀念論者底認識論。觀念論者雖亦有種種的傾向，但其最大的主眼，就在於認識底構成論。在他們，一切事物，有沒有獨自的存在，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底問題是：我們怎樣地才能認



識事物？所以他們說：事物自身底本質，是超絕於認識的，思維底範圍，只限於由感性所獲得的經驗內容，施以先驗的分析和綜合，方才構成認識，確知對象。所以他們所認識的，不外是觀念化的東西。

第二我們應該確信科學的認識理論。他不具論，觀念論者底認識論，~~完全是人類本位——精神本位~~，但是，真正的科學，已經證明了：當人類未發生以前，已經有了地球，有了物質。物質並不待精神而後存在，反是有了物質，精神方能發展成長。所以我們承認有了物質，由這物質底反映，我們人類底精神，——意識，——方才認識這個事物及其存在。所以說“非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實人們底社會的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

所以在“最發達的最有多樣性的生產底歷史的組織”的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社會之中，漸漸地暴露了他底內在的盾矛底時候，就發生自己批判自己底事象；而一八四五十年代恰具備了這種條件，所以才發生史的唯物論底理論。

惟由此理論，我們方能認識社會，方能理解社會底種種現象，方能解決這種種的問題。除此以外，別無真正的科學的理論。若說有的，那就不是俗學的阿世的，也是御用的，虛構的成見。那當得起科學的見解底一擊！

## (二)

所謂科學，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其最要的關鍵，就在發見事象底法則。

然則，法則是什麼呢？孟德斯鳩說：“照廣義地講，法則是由物

底本性所發露底必然的關係。所以依此可以說：凡存在物底一切，都有牠自己的法則。”這個法則底定義，在自然科學方面，到了現在，再沒有人去反對了。因為，任你隨意地去找一個法則來考察，沒有一個不是證明這個定義的。

但是，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是主張精神科學的一派人，對於社會的歷史的科學上，也能找尋一個一般地可以承認的法則底主張，着實大有反對之人。

這是一個急於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非把他們底證據考察一番不可。

他們——反對歷史的社會的領域裏面，也有嚴密的科學的法則底人們——所以反對底理由，舉其重要者而言，不外下列三種：

第一，自然現象與社會的史的生活現象相較，則複雜性底程度，大有徑庭。——自然現象底低度的複雜性。

第二，當觀察自然過程底時候，我們可以看取同一現象底不斷的反復。

第三，自然科學可由實驗，就是由人工的再生產而得。就是說，我們從自然底生命中所探索探聞到的若干的現象，可以在物理的及化學的實驗室來再生產的，有了這個再現底可能性，所以我們能夠精密地去觀察，去實驗；反復了數次或數十次以後，我們方能得到一個確信——法則。但是研究人類底社會的及歷史的活動，却沒有使這種活動來再演一次的可能性。法國大革命能不能夠在你底研究室來再演一次？諸如此類，歷史之不能回歸不是很明瞭麼？並且，——他們又說——歷史的現象或事件是一回性的，除了這時代有這種事件以外，別

的時代，再也找不出與牠同樣的事件。而且，歷史上的事象。一大半是由於偶然性所決定的。譬如說，假使埃及的女王‘庫來沃派鐵拉’*Cleopatra* 底鼻子，若有些少差異，那末，羅馬帝國底發展行程，必定會取別的方向，而全歐洲底文明，恐怕也與傳來了了，大不相同了的吧。如此如此的，都是這派人底主張。

對於這種議論，我們能不能反駁呢？當然的，我們能夠論破牠的，不得不論破牠的。

社會的與歷史的現象及事件，有極度的複雜性，這是誰也不能懷疑的。但是，這複雜性並不能妨害我們發見及規定史的合則性，在自然科學底配列底一般的連鎖中，我們也可以看取由單純的而至複雜的，由簡單的複雜的而更至最複雜的科學底昇騰。譬如，化學比物理學為複雜，因為含着物理學底法則以外，化學還有牠自身的法則。生物學比物理學與化學更要複雜，蓋以生物學包含物理學化學，解剖學及生理學等底法則。同樣的事實，也可適用於自然科學以外的心理學。

所以複雜性並不能妨害法則底探求，不過因問題解決底異常的困難有要求研究者底意識要充量的銳利與細心而已。

複雜性之不能妨害史的法則，已如上述，我們當進而駁論第二之問題。歷史是不是有反覆性？這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在社會經濟的範圍內，找出幾個明瞭的答案。我們已經曉得：一切的國民，在他底社會進化底初始，都營過民族的共產的生活；在他底發展底中間，也經過封建主義的秩序。即以視線移向政治方面，——政治與經濟不能分離，為便利起見，姑且分開——也可看取不斷的反覆，中國二十四朝

底革命史中，雖內容與特徵，各有特殊的樣相，然而我們不難於其本質上觀取牠底類似的現象底系列。誰謂歷史沒有反覆？

藝術史上的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底交替地興衰，哲學上的唯物論與觀念論底競爭勢力，那一件不是證明史的過程底反覆性呢？

至於實驗底問題，則歷史上亦可到處找尋。不過歷史上的實驗，與自然科學的實驗，有所不同；自然科學上的實驗者，因他所處理的是無生的物體或動物，所以早有我是實驗着底一種明瞭的意識，因此對於失敗，可以及早預備！而指導某種事件的歷史上的活動家，則不能保有一種明瞭的意識——我是正在實驗。兩者之間，雖有不同，然亦祇在意識的與無意識的實驗上，可以稍分限界而已。

如此，我們可以認定——雖尙有其他種種的問題：要亦不關我們目前的結論！且本篇非專爲此問題着想，故不備及，——歷史的社會的科學，如能用正當的嚴密的方法，亦能找出一個精確的史的法則，由此法則，我們才能理解社會，解決社會上種種的問題。所以，我們底問題，是用什麼方法，來研究社會？什麼方法，才是真正的科學的方法呢？

### (三)

我在前節，極言史的社會的領域，有建立法則底必要，且證明了有建立底可能性。惟此種主張，不僅限於我們！維哥 (Vigo)，孔德 (Comte) 等等諸社會學者，海爾提，(Herder) 黑格爾 (Hegel) 等等諸哲學者，亦嘗以此說爲然！且欲熔人類全體之精神於一爐，而於此中，把持他們之所謂法則。然而，他們終不能發見一種科學的精密

的法則，這又是什麼緣故呢？無他，不曾把持着適當的研究方法，或者不能運用正當的方法，草率研究，所以不免與觀念論者的意見相合流了。

觀念論者之研究社會，以為社會乃人們所構成；而人能思考，能行為，有希望，有觀念，有思想，且能依意見而動作；所以他們底結論是：意見才能支配世界底一切，人底意見之變化，真是社會底一切事象底根本原因；所以他們以為社會科學底第一要着，就在研究社會的意識——社會精神了。

但是，我在第一節內，已經說過了：物質底存在，比精神來得早，精神沒有物質，不能發展成長；源本的根本的是物質，精神是物質底產物。觀念論者底顛倒的議論，決不能說明社會底真相，事物底本質。

所以，我們要研究社會，要得一個精確的可信用的結論，我們非立於與此見地大不相同的別的見地不可。人底意志，決不是完全的自由，決不能自由地飛翔，牠是受制於人底存在底外的條件，受此條件底決定，牠才能表現於行動。所以人底意見，決不能支配社會底一切事象，觀念論者底破產，就在於此！

如此，我們底問題，是怎樣去解明社會的意識？社會的意識是依存於什麼東西？

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那史的唯物論的方法，就浮在我們底眼前了。

社會——這是與全人類一樣地是自然底所產；這是依存於自然；由自然之中，運用生產底方法，取出自己所要的對象物，然後方能存

在，方能發展。所以，物質的生產及其手段——物質生產力——是人的社會底存在着底基礎；沒有物質的生產，就沒有社會的意識，也沒有社會精神；這正與沒有頭腦，就沒有思想，沒有觀念，全然是一樣的事。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引用一個明瞭的例來。

譬如現在有二個社會。一是野蠻社會，其他的是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第一的社會，個人底全時間全能力，都集中於食糧底直接獲得；即用於狩獵，撈漁或蒐集根蒂等等，所以此地沒有觀念，或精神的文化，因為沒有時間去創造這種東西，非但沒有時間去創造，那時候的人，從來也不會想到去做這些東西；所以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半猿的社會而已。

反之，在燦爛的第二的社會中，我們可以觀取種種的精神文化；嚴密的道德規範，無數的束縛法令；發達的科學，哲學，宗教等等底大殿堂。但是，這種種的精神文化，如何才發達起來的呢？其發達底條件，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當然，這是物質的生產底發達，人類支配自然底能力底增加，以及人的勞動生產能力底向上底結果。有這種條件，惟這種條件，人類才可以不為消費全時間於辛苦的物質的勞動；才有閒暇的時間來熟慮默考，來從事精神勞動，來創造精神文化底可能性了。

所以說：“物質是精神之母，不是精神是物質之父；社會亦如此，不是社會的“精神文化”——“社會意識”——造出社會物質，（即物質的生產，即從自然底懷中所捧出的各種所要物，）却是這種社會底物質底發達——物質的生產底發展——正是所謂“精神文化”發達底

基礎。換言之：社會底精神生活是依存於，不得不依存於，物質底生產狀態，人的社會底生產力底發達程度。”

依照這個唯物論的見解，我們方才能夠運用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社會，解決社會底問題。

唯物論的辯證法底具體的方法是怎樣呢？

第一，在媒介性上去觀察事物。

第二，由生成發展及沒落底過程中去觀察事物。

第三，在全體性上去觀察事物。

第四，思考與存在，理論與實踐底辯證法的統一。

在這種嚴密的方法監視之下，我們方能一步一步地去研究社會，方能理解社會底真正的基礎，是什麼東西；這東西底構成，究竟是怎樣？得到了這種種的解答以後，我們才能夠了解整個的社會。

#### (四)

我們，——受了上述的理論底指導的我們——現在是立在科學的堅牢的大地底上面，具備了在開闢荆棘路途時所需的方法了。所以目前的問題是：向那一個方向——社會——走進去？決定了方向——社會——以後，是從那一個地方去着手。換言之，我們研究底對象，還是古代社會，封建社會，或者資本制生產社會？決定了這種種的社會中底一個以後，我們應該從這社會中底那一件事象來做我們研究底‘初始’(Anfang)？

決定這對象與初始底問題，有極重大的意義。科學的還是俗學的，真實的還是虛構的？決定這重要的歧途底契機，盡在於此！不可

慎不！

以社會底發達高度來說：近代的有產者社會，——資本制生產社會——無論是精神文明方面，或者物質文明方面，要算是最高的頂點了。所以說：

‘有產者社會是最發達的最富於多樣性的生產底歷史的組織。’

但是，我於前幾節已經說過，人們底意識是受物質的生產力——就是說人底社會的存在——底制限，所以可以說：

“關於人的生活形態底思索，及其科學的分析，普通是與現存的發展取反對的方向。思索是由今至古 (*Postfestum*) 所以非從發達過程底既成的成果開始不可。”

并且‘有產者社會是建立於過去的社會形態底廢墟與要素之上，——這廢墟與要素之中，一部分僅僅保存向來的殘骸，其他的一部分，向來是不會顯現的，到了現在却發展得很明瞭了，——所以理解了表白有產者社會底諸關係底範疇與此等關係底編制，同時亦能洞察沒落了的一切過去的社會形態底編制及其生產關係。’

所以我們底研究對象是，不得不是，近代的有產者社會。

研究底對象決定了以後，那末，對於這對象，應該從那一角開始着手呢？這就是‘初始’底問題。

社會有精神的現象，也有物質的現象，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精神現象——有產者社會底產物的精神現象——不能做我們研究底開始，已於前節說明了。那麼，什麼東西，才配做‘初始’呢？

這當然是物質的現象了。不過那一種的物質現象呢？這是我們底問題。



“近代有產者社會底生活諸過程的根底是社會的，物質的，生產過程。而此生產過程即所謂資本家的商品生產過程。并且這資本家的商品生產過程底源初的形態，似乎就是商品生產過程。

所以，我們應該以分析商品生產過程為出發。”

現在我們已經決定了初始底問題，以後就可漸入研究底內容。不過分析商品生產過程，是經濟學上最重要的部分；我在此篇內，當然不能詳細地來解明，所以只可利用既成的結論，及在一定的限度內說明一下吧了。

### (五)

由經濟學上的商品底分析，我們可以曉得勞動有二樣性質——勞動底二重性——第一是：

創造‘使用價值’底勞動。第二是

創造‘價值’底同一的勞動。

所謂商品生產過程即為勞動過程——創造‘使用價值’底勞動之過程——與價值形成過程 *Wertbildungsprozesse* ——創造價值底同一的勞動——相合一的過程。

而此價值形成過程延長至某程度時，就成價值增殖過程 *Verwertungprozess*

所謂資本家底商品生產過程，就是勞動過程與這個價值增殖過程底合一。

所以我們研究底步武，要一步一步地先從勞動過程底闡明開始，然後至生產過程，生產關係，更至生產關係底總和，那末方能了解社

會底構造——下層建築。

甲，勞動過程

在露骨的無慈悲的自然淘汰作用底中間，不知經過了幾十萬年的時代，方出現了原始的人類。而此原始的人類，在偉大的而又可恐可怖的大自然底中間，不知又經過了多少年，始獲得了合目的的活動，而此合目的的活動——不是像理想主義者所說的人類底本有的自在的發展能力底表現，乃由人與自然環境底相互作用底影響之下進化的——正是人類與動物相異底主要基礎。

從此之時，人類史底第一頁，方在開始。

一方面，人類與其自然環境，顯然地各自分立，他方面，兩者之間，起了相互作用。為這相互作用底媒介者，就是人類底勞動。

“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底一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人類對於由他自己底行爲，所引起的他自己與自然之間底材料交換，加以助成，施以規整與統制。”

“在這活動中，我們人類，一方面，向外部的自然，施以作用，使其變更；他方面，人類自身的性質，同時亦受其影響而起變更。”

由此可知人類與自然間底材料交換底勞動，有極重大的意義，而此重大的意義，實為唯心論者所夢想不到的。社會底進步，精神文化底發展，乃至一切的意識形態底發達，溯其源，考其本，無一不是這個勞動作用底產物。

勞動底重要既明，我們當進一步考察勞動時所用的器具；所以，在此地，發生‘勞動手段’底問題。

“勞動過程苟具有極微的發達之時，已有加工過的勞動手段底必要。在最古的人底洞窟之中，我們可以發見石的器具及石的武器。在人類史底初始，除了加工過的石，木，骨及貝殼之外，尚有馴馭了的——這是由勞動而起的變更所形成的——飼養着的畜類，擔當勞動手段底主要任務。

“勞動手段底使用及創造，雖其萌芽已存在於某種的動物種屬之中，實為人類底勞動過程底特徵。所以弗蘭克林下一個人類為‘造器具的動物’的定義。”

“造出了的東西，不能區別經濟的時代，怎樣地——勞動式樣——用什麼的勞動手段造出來的，才是區別經濟的時代底標則。勞動手段，不單是人之勞動力底發達底計度器，亦為社會關係——營養勞動的——底指示針。”

在此，我們應該充分地理解：在勞動過程之中，勞動手段與勞動式樣所佔底重要性；不過我們又應理解：這勞動過程乃是人類與自然間的材料交換底一般的條件；不論古今東西，亦不問人種底差別如何，勞動底種類如何，只要有人的社會，就有這個過程，——“人的生活底永久的自然條件”——所以這是抽象的思考上的產物，現實的具體的過程，不單單是人與自然間底關係而止，這是人與人之間，結着一定的關係，向着自然去勞動，去交換材料——這就是生產過程。

因此，我們底視線，當丟開這個範圍，向具體的現實的生產過程遠射！

## 乙、生產過程

在這個生產過程底項下，我們所應致察的，就是生產關係，——

社會構成底基礎，——生產手段及生產樣式。關於這一連的問題，若沒有確切的智識，那末，我們對於社會底真真的構造，仍舊是一些不懂，所以應該格外地注意。

人的社會，若要存着，斷非向着外部的自然，不斷地取出物質的‘愛那棋’ *Energie*，決不能存積下去。取出的物質的愛那棋底量愈多，則社會底發達愈大，這是人人都了解的；所以在今日的社會，若停止了一切的——鑛山，工場，鐵路，耕作等等的——勞動，社會就會倒塌，就會麻木而死。

“豈要一年，若數週間，停止勞動，無論怎樣的國民，必歸自滅底一途，這是三尺孩童，亦所熟知的。”

所以，生產過程。實為社會生存着底命脈，社會要生存發展下去，不得不繼續地生產；不但不得不生產，而且要生產底時候，社會底人們，不得不走向一定的與人底意志相獨立的生產關係裏面去；這才是社會關係底必然性，亦是史的唯物論的社會觀底基礎。所以說：

“人們，在生產上，不祇對於自然，發生關係；人與人之間，亦互相作用。他們——（人類——筆者）——在一定的的方法之下，互相作用，互相交換活動而生產。為這生產，他們相互地走入一定的連絡及關係；而且，只在這種社會的連絡及關係之中，人類對於自然才能成立關係，圖營生產。”

在此，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生產關係，從抽象的說來，乃二個過程底統一體，——就是勞動過程與生產過程，由具體地說，則此生產關係，實為一切社會底基本關係。由這關係，才能成立社會底種種事象，唯此關係，才發生與生產力不能兩立的事象，而社會底大變革，

於是以生。

所以生產爲人類底一切的，生活的，意識的初始，及基點。不是“太初有道”，實是“太初有行”，就是有生產行爲——人間相互與自然間底材料交換行爲。

“我們底全生活全意識歸根地，不外這行爲底歷史的發展而已。”

丙，生產手段，生產樣式

“生產者所互相進入的此等社會關係，及在此社會關係之下，生產者所互相交換底活動，與所參與於生產全體底諸條件，是隨生產手段底性質而各自不同。

像火器的一個新的武器底發明，軍隊底內部的組織是要必然地起全部的變動。各個人所形成的軍隊，與夫此軍隊所能作演底諸關係，必起變化，而種種的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亦受變動。

如此，社會關係——在此關係之下，各個人營着生產——（即）社會底生產關係，是隨物質的生產手段底，生產力底變動及發展而起變化。”

“社會底經營樣式——（即生產樣式）——底變革，是生產手段底變革底必然的生產。”

生產關係，由上所引用的句讀，可知不是永久的不變的制度；這是隨着新的生產手段底發明——例如軍隊有了新武器，則非將舊時的編制更改不可，——依此新的生產手段底性質，更舊換新的；工場底發生，機械底發明，大規模的生產底開始，不許中世的，徒弟制的，閉鎖性的‘基爾達’式的生產關係底存立，就是這個例證。所以

“社會底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與現存的生產關

係，或與不適法律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生產力是在此等關係之內發展過來的——發生矛盾。生產關係，由生產力底發展形態，一變而為生產力底桎梏；而社會的革命時代以生。”

如此，我們對於生產力一個問題，在此地，大有考究底必要。因為，一方面，社會革命的時代，是由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生衝突而出現，則決定此生產力的，究竟是什麼東西，當然不可不加以考察；他方面，號稱研究唯物史觀的學者，對於決定這個生產力底究極原因，求之於人的欲望，把唯物論底根本，完全地推翻，而自附驥尾於精神史觀。有此二種原因，不得不使微力的我來投一石了。

“勞動底生產力是由種種的事情決定來的。如由勞動者底熟練之平均程度，科學及其技術的應用底發達階段，生產過程底社會的組織，生產手段底範圍及其作用能力，又由自然關係。”

又說：

“生產力底發展，論其究極，則當歸功於從事於生產的勞動底社會的特質，社會內的分業，精神的勞動，而尤以自然科學底發達為然。”

在這裏所引用的文字，我們應該注意，這是關係一時代的生產力底記述；當然的，在某時代的生產力，其能發展底原因，不外上述的種種事情；然此種種事情，論其發生及原因，又不可不推溯其前的時代，而決定其前的時代底要因，又非倒溯，不得而知，所以這種種的要因，雖為決定一時代的底產力生原因，而非其究極原因也甚明。

“所謂對於生產力底決定要因，如此，只有生產手段”

所以生產手段，從而技術學 *Technologie* 實為生產力底終局的

決定要因。假使有人說，然則，技術學不是人類底理性所發明的麼？那末，決定生產力的，還說不是人類底偉大的精神麼？對於這個質問，我們可以回答說：

“勞動手段——（底產手段）——底使用及創造，雖其萌芽已存在於某種的動物之中，實為人類底勞動過程底特徵。”

“技術學闡明人類對於自然之能動的行為，——就是闡明他底生活之直接的生產過程，他底社會的生活諸關係，尤其是源泉於此關係而來的精神的表象底直接的生產過程。”

所以，我們並非否定精神，要在精神底成長發展——精神的表象底直接的生產過程——是如何而來的問題，方是我們主要的基點。

### （六）

關於生產底總過程，雖尚有交換，分配及消費諸問題，然此等在一種具體的事實之中，統一於全體性之下，互相作用，互相支持，一如有機的全體，交相連絡，固無所謂決定與被決定之分。所以我們在此，當更進一步，略述社會底具體的全體底經濟的構造，以終斯篇。

“嚴格的限界線，不能抽象地區劃社會史底各時代，正與不能區劃地球史底各時代相同”

蓋在實際上，不問那個時代的社會，皆建立於前時代的社會底廢墟與殘骸之上，故其生產關係，不能絕對的純一。現存的社會——資本制生產社會——雖為最複雜的最富於多樣性的生產底歷史組織的社會，仍然不免前時代的遺物，如小農經營，獨立手工業經營等等，則

其他的社會，可知矣。茲舉一九二一年的俄國底諸經濟關係如下：

第一，家長的農民經濟——大部分是自然經濟

第二，商品小經濟——賣麵包的，農民底大部分

第三，私經濟的資本主義

第四，國家資本主義

第五，社會主義

雖然，諸種的生產關係，雖在一個的全體社會之中，互相活動，然其中固有決定的優越的一個生產關係，超然於其他的生產關係之上，此等諸關係，皆受優越的生產關係底染色和決定。

“無論那個的社會形態，存着一個一定的生產，這個生產，優越於其他的一切的生產，而其關係，對於其他的一切關係，有指定其地位與勢力之力。”

對於決定的優越的生產關係，稱之曰支配的生產關係，則其他的諸生產關係；可總名之曰被支配的生產關係。故以世界言，則支配今日經濟關係的，當然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以後進國言，雖其國內產業底發達程度，不及先進諸國底隆盛，然而資本家的商品，猶如重砲機關鎗之類，早已衝破防禦牠底一切的萬里長城了。

“有產者團，因他底一切的生產用具——（生產手段）——底急激的改良，及至便至易的交通，把一切的國民——連最野蠻的——也牽入於文明隊裏了。有產者團底低廉的價格之商品是粉碎一切的萬里長城及征服野蠻人底頑強的嫌惡異國人底重砲。

有產者團，逼迫一切的國民，假使他們不願意滅亡，也要採取與他自己一樣的生產樣式。”



一言以蔽之，則支配今日的世界各國的生產關係的，即是先進諸國底支配的生產關係。所以在現代的革命，無論是內亂或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底分離運動，皆含有世界革命底性質，換言之，對於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底工作上，不是徹底地實行下去，則革命必不能成功。若對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問不聞，則其為反革命也，更屬章明照著！

### (七)

本上所述，社會構造底真正礎石，實為社會底經濟的構造，而此經濟的構造，即為決定社會底歷史之真實的基礎。

我們如要研究社會上的一切現象，無論此種現象，是表現於法律上，道德上，精神上，藝術上，宗教上及國家底制度上的，我們應該探求一切現象底根底，換言之，就應該知道：這現象決不是天裏降下來的，或者是獨自存在的，也不是人的精神或想像所創造出來的，這是，與經濟的物的現象一般的，是與社會底經濟的構造，有一定的，內的連絡的必然的關係的。漠視了這一點，那末，任你去找什麼原因或翻讀所謂偉大的學者底書籍，保管你不能找出一個真確的解答。

人類底前途，已經在這世界底一角裏告別了。全人類底意識，在今日，也已劃然地分開二派了。

擁護真理呢，還是反抗真理？這是青年應該重視的問題。

一九二七，十一，廿一，完稿

# 宗教批判

李鐵聲

## 一 宗教底批判是一切批判底前題

在帝國主義者的鞭撻之下，軍閥官僚以及土豪劣紳的刀俎之上，日將月就地被他們榨取剝削得求食不飽，求居不安，忙忙碌碌，萬事矛盾紛紛，像貓眼一般急遽變化的中國，而討論這種問題，或許有許多人同那瑞典的革命首領：薛古龍特：有同一的見解。即：

與其批判天上真批判地上，與其征服支配階級的神學寧征服政治，與其剷除神佛不如剷去資本主義。

然這種態度總免不了過於消極。

批判的意義：——所謂批判，決不單是在排斥獨斷和懷疑，靈確

真正的知識；在歷史一定的必然過程之上，一定的革命的階級為實行其變革的時候，批判的重心應該還是在確立一切現實——不僅社會關係(歷史)；自然，思想也須包涵一起——之全體的，革命的，新的認識。即不單是在乎否認舊的認識，而且在乎‘奧伏赫變’(Aufheben，意譯為抑揚，或止揚，揚棄，但都不甚合適)。

在自然，社會，思想等之上，如果當該革命的階級不以牠的精神底武器來造就一統一的，整個的，新的世界觀——如果不經過批判的過程的時候，欲完成這個階級底真正的使命和目的，那是做不到的。

總之，我們所要求的批判，決不是頭腦底激情，却是激情底頭腦；不是解剖的刀，却是一把武器。批判底對象是批判底敵者。批判不願反駁牠的敵者：却願破壞牠的敵者(……*ist die Kritik keine Leidenschaft des Kopfs, sie ist der Kopf der Leidenschaft Sie ist keine anatomisches Messer, sie ist eine Waffe, Ihr Gegenstand ist ihr Feind, den sie nicht widerlegen, sondern vernichten will.*)

宗教底批判是一切批判底前提：——在馬克斯底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的緒論裏，劈頭就有這樣一句：

“宗教底批判在德意志，事實上已經終結；而宗教底批判是一切批判底前提。”“*Die Kritik der Religion ist die Voraussetzung aller Kritik*”

由普羅列塔利亞 (*Proletariat*) 的觀點看來，何以宗教底批判是一切批判底前提呢？並且對於宗教之一切普羅列塔利亞的批判裏含有

若何的命題呢？‘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緒論’裏有如下的思想。把牠分段逐次地敘述出來如次：

(一) 反宗教的批判之基礎，就是人造宗教，不是宗教造人。

*Der Mensch macht die Religion, die Religion macht nicht den Menschen.*

(一) 宗教是顛倒的世界意識。人決不是抽象上的，踞踞於世界以外的存在。人是人間的世界（即國家，社會。）這國家，這社會造出一個宗教——顛倒的世界意識。何以呢？因為牠們就是一個顛倒的世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概論，是牠（世界）的百科全書的摘要，牠的通俗形式上的邏輯，牠的靈的上帝（*Point d'honneur*），牠的靈威，牠的道德的制裁，牠的儀式的補充，牠的安慰和辯白之全般的根據。那末，對宗教的鬥爭，就是對那個間接以宗教為其精神的香料之世界的鬥爭了。

(一) 宗教是民衆底幻想的幸福。宗教的苦難一面是現實艱難底表現，一面又是對現實底抗辯。宗教是被壓迫生物之嘆息；恰似那無靈魂狀態底靈魂，——是無情的世界底感情。牠是民衆的鴉片，*Sie ist das Opium des Volks.* 是民衆之幻想的幸福；故民衆欲與伏赫變宗教，即是在要求他們之真正的幸福。民衆欲要求放棄在他們自己的境遇上所抱的幻想，即是要想放棄需要這個幻想的境遇。未得批判及克服這個幻想的太陽（宗教）之前，人們不會達到人之真實的生活。

(一) 在‘真理底彼岸’*das Jenseits der Wahrheit* 消滅之後，方能建設‘此岸底真理’*die Wahrheit des Diesseits*，這樣，天國

的批判就要變為地上的批判，宗教的批判變為法律的批判，神學，批判變為政治的批判。*Die Kritik des Himmels verwandelt sich damit in die Kritik der Erde, die Kritik der Religion in die Kritik des Rechts, die Kritik der Theologie in die Kritik der Politik.*

不過人的解放單從宗教的解放是不夠的。人類的理論鬥爭底索引固然是宗教，而其實算鬥爭底索引應是政治的國家，這種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在下段可以知道。

(一) 批判底武器不能代替武器底批判。物質力須由物質力去推倒。然而理論一旦把握了大眾的時候，立刻成為物質力。理論把握事物的根蒂，即把握人自身的時候，就成為物質力。只捉着這樣根蒂的理論，才得把握着大眾。

(一) 宗教的批判可與下述的教義及無上命令同時候完結：教義，這是表明人上無人，人是最高的存在；無上命令，這是推倒一切的狀態，在這狀態之中，宗教把人當作一個賤陋的，隸屬的，擯棄了的，可輕視的存在。

(一) 俗人們與非俗人的僧侶們鬥，就非和附着於自己內心的僧侶相鬥不可。

(一) 批判在鍊縛上，摘去了想像的花；——這不是為使人們負荷無空想，無安慰的鍊縛，却是在替人們解脫鍊縛，採摘有生命的花。宗教底批判解脫民衆的迷妄；——這樣，人們就可像一個覺醒了的，到達了悟性(*Verstand*)的人，去思維，去行動，去形成他的實體。

由以上的說明我們知道了宗教是社會生活的產物。但是決定社會生活的根本條件，即決定精神產物之下部的構造，究竟是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我覺得由歷史的唯物論的見解，纔會達到完美的解決。

## 二 歷史的唯物論和宗教

精神的產物在社會生活裏面，只不過是上部的構造而已。而決定這上部構造之下部的構造是物質的生產關係。關於此點，德波林(Deborin)在他的戰鬥的唯物論者列寧裏解說得有：

變更世界的理論之馬克斯主義：是列寧努力變革世界的時候所用的槓杆。實際的經驗家們，可說是應機而行的人物。他們不管現象底總體，也不管牠們內部的連絡和牠們的法則性。可是像馬克斯和列寧一類的革命思想家，不能滿足于偶然的事實，不能滿足于現象底表面；必要靠着自己的活動去努力立腳于現象底‘本質’上，及現象底法則上。社會底機能和發展等之法則，是社會內部的發條及槓杆。現實存在于不斷的變化和發展底狀態中，——並且變化和發展依着這些內部的法則而進行。這些法則對於人類一天是祕密，則人類一天是盲目地彷徨于黑暗裏。然而祇要人類一到了能認識這些法則的時候，他們的眼睛立刻就可睜開。到了人類能支配社會進化底盲目的必然性的時候，他們立刻就可‘自由’了。馬克思底理論是闡明了這些法則底一個學說。馬克思曾把社會經濟的結構底概念完成。“馬克思底理論一面以一切人類社會底根本事實的‘生活手段底生產’為出發點；而一面

又與人們間底關係相連繫，——這些關係是在當時的生活手段獲得法底影響之下發展的；並且在這些關係底體系(生產關係 *Produktions-Beziehungen*) 中，闡明了為法律政治的形態及社會思想之一定的潮流所裝扮的‘社會底基礎’。

這些生產關係的系統，依馬克思底理論說來，都是一個特殊的社會有機體，——而這特殊的社會有機體包含着發生，機能，及向更高形態的推移，向別種社會有機體的變化等之特殊法則。”

道德，政治，法律，藝術及其他一切的意德沃羅基 (*Ideologie* 或譯為意識形態)，都是社會的上部幫造。不消說，哲學和宗教是屬於最高的意德沃羅基。

宗教是人的腦筋的幻想的產物。人的腦筋所產出的表象，觀念，概念等之一切意識決不是無緣無故，從腦筋突然地，獨力地產生出來的。固然腦筋本來是有產出一切意德沃羅基之可能的力量。但當牠們永在腦筋裏之受胎和誕生是在當時一定的歷史過程之上，受當時社會之各生產關係所反映出來的。換一句話說：意德沃羅基不是獨身，也不是只靠着牠自身的法則等所能發展的。固然我們自家每每不能這樣覺識，但在事實上，是我們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在規定這些思想過程。那些神佛的觀念儘管想以牠們的超人以上的，全智全能的力量來支配自然，掌握人間，但這些妄想之結局的真相，也不過是由社會之物質的生產關係，即社會的生產力量和生活條件的發展所決定。又野蠻人每每以為在月空裏，或太陽裏，住有他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宰。這種念頭不消說，不是由自然底認識所發生的。是由在地上底社會裏的諸關係中，演了最重要腳色的階級關係和權力。所反映出來

的。

照這樣看來，宗教以及其他的意識形態一旦成立了的時候，雖彷彿像是與社會底生活過程毫無關係地，獨立地發展變化；其實不然，如果在當該社會的物質生產條件變革的時候，這些意識形態也必跟着當該社會生活，適合當該社會生活而發達變化的。

總之，‘思想的歷史，除表示精神的所產之跟着物質的所產變態以外，什麼也不表示。’‘舊的生活關係一旦瓦解，舊的思想也必因之瓦解。’

古代世界瀕于滅亡的時候，古代的宗教就被基督教征服了。十八世紀的基督教之屈服于當時的啟蒙思想的時候，即是封建社會和當時之有革命力量的布爾喬亞派 (*Bourgeoisie*) 互相以死命碰鬥的時期。所謂良心的自由，信教的自由等等，都不過是表示其在心意底範圍裏之自由競爭的支配罷了。

對於我們中國自古以來關係很深的佛教也是一樣的。原始的佛教，是從古代印度底原始農業共產體底胎內，所分娩出來的；她那種富于消極，和博愛的性質，也不過當時之社會關係的反映。但是，一旦到了物質生產關係與牠不同的國土裏的時候，及跟着時代的變遷，也就反映着各時代，各個社會關係，而變革了。

放在歷史過程上之一個過渡時期，即在當該時代所胚胎的根本矛盾漸次展開，發達到了必然地須要打倒這矛盾的基礎的時候，固然一方面必須要以批判及武力來推翻當該社會的下部構造——即從物質生產關係着手；然而一方面同時也須要批判擊破那時的上部構造——即其精神生活上之全面的意識沃羅基。要這樣，在那時受這根本矛盾



的窘迫的階級，才會到達他們真正自由的生活。

宗教表象的裏面，還隱藏着政治關係的。從前的唯物論者們，高唱過宗教是人的意識底欺騙。這個思想固然是很對的。但他們的論義，除把宗教當作爲意識底欺騙以外，再也沒有進展。一旦到達嚴密的歷史的唯物論者的見解，就不能像那些素朴的唯物史觀論者一樣了。僅僅彷彿空吠口號似地：宗教是氣質的生產關係底反映呀！是人之意識的欺騙呀！這樣就可了事嗎？我們應該知道宗教和經濟，階級，政治等等有不可分離之內的連絡；應該知道如何才會葬送這個‘人的意識的欺騙’到牠的坟墓裏去永遠享受這神聖的天福。欲解決這問題，須把宗教的起源，發展，以及其消滅等檢討一下。

### 三 宗教底起源

這個問題從十九世紀末，已經抬起頭來，在大學裏面，也有人由社會學方面專門着手研究，並借着古代文獻，土俗學，人類學等之科學的力量，在闡明其起源等等的問題。唱‘自然崇拜起源說’的鼻祖麥勒 (Max Mueller) 也是有名的一人。不過要適切地闡明，應從歷史的唯物論的見地着手。以下簡單地介紹其一二的學說：

昂格思的主張：‘反丟林論’ (*Anti-Duehring, od Herrn Eugen Due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裏解說道：人的日常生活不斷地受外部力的支配；宗教是在人的腦筋裏受着這些外部力的反映而幻想出來的。而且在這個反映上，地上的權力掩飾了天上的

權力。在歷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在這樣地反映，其後在各民族內發達變化，遂至于生出了各種各樣有人格的神。……

不過不久，與自然力一起，社會上的權力也作用起來了。社會的權力對於人是外部的權力，並且起初，也是與人相對立的一種不可說明的權力。加之，這社會上的權力，一見彷彿是以自然必然性在主宰人間。於是在人的腦筋裏，起初只不過是由神秘不可思議的自然力所反映的幻想，竟獲得社會的屬性，竟變成爲歷史的權力底代表了。

同樣：對擄取者的鬥爭，被擄取者之無力，不可避地，在彼岸的信仰裏，造就一個比較安好的生活。這種信念恰與那些對自然的鬥爭，野蠻人的無力竟造出神甫，妖魔，鬼怪，奇蹟及其他的信仰等是一類的。

這樣看來，昂格思拿自然力解明了宗教之‘第一過程’。但他的論議的重心，不消說，是在說明社會關係及社會權力等之反映於宗教的時期。

波古搭諾夫 (A. Bogdanow) 的種族長老起源說：從唯物史觀的見地，這個主張是最精密的。他的著作‘社會底發展形態與科學’(德譯：Die Entwicklungsform der Gesellschaft und die Wissenschaft.) 解說得很詳細，爲簡便起見，暫利用布哈林的‘歷史的唯物論底理論’。

部族的長老——其後，大家族的家長——在生產方面是積得有經驗的守護者。他能組織，管理，命令，及籌備勞働計畫；而表徵其活動的創造的原理。反之，其他的人們要聽從他，實行其命令，依他的

意思行動。於是發生了一絕大之政治的權力。隸從於這種彷彿是不可抵抗的權力之下的人們，遂把人分爲精神和肉體了。靈魂是指導肉體的。靈魂占在肉體的上位。這彷彿他們的指導者比這些單純的執行者占在上位。（希臘的哲學家，科學的鼻祖亞力斯多德 *Aristoteles* 也曾把靈魂當爲主人，肉體當爲奴隸。）同樣地，引起他們信仰一切事物的背後，都有‘精神’存在。全自然都被他們靈化了。（這樣的見識，叫着 *Animism* 活物論，或靈魂論。）這種觀念一旦產出，於是就非引起宗教心不可了。即是，由祖先崇拜及種族長老，指導者，組織者等之崇拜，遂轉化爲神甫崇拜。自然，他們所想像的‘靈魂’或‘精神’是最富有智識，經驗，及最強大的精神，並且還能搭救人類，隸屬世上一切的。然而，這樣的念頭就是宗教。故宗教的起源也是由生產關係（尤其是有奴隸和主人的關係之生產關係）及其依這個生產關係所規定之政治的社會秩序的反映，而發生的。即是，依說明社會內部生產之同樣的模型，宗教解明了全世界。

故其後的宗教的全歷史是表示：如果生產關係及政治關係變化的時候，宗教的形式也必隨之而變。譬如：由二三的弱種族所結合的社會，如果各種族都有其長老或酋長的時候，那時的宗教形式是多神教。又在中央集權的國家，他們天上的主宰，和地上的主宰一樣，是唯一的天神坐在那天堂當中的第一把交椅上，掌握支配。

宗教的天國，還反映有地上的叛亂。惡魔，鬼神，妖怪都不過是欲破壞地上國家之敵手底首領的摹寫罷了。他們在天上是欲破壞天皇之全能的神權，推翻天上之全秩序的叛徒。

總之，由原始種族內之宗教的表象來看，可以證明，‘不是宗教

造人，是人造宗教。’法蘭西的社會學者聖西門 (*St. Simon*) 曾想由宗教的思想來說明古代希臘底政治社會的秩序；試行此種方法的學者實在不少。然而宗教本身是由社會之物質的生產過程所規定的意識形態。故以宗教為基準來說明歷史，不是適當的方法。

宗教在古代社會內之最初的發生，由以上的解釋，想可明其大概。其後時代變遷，自然，宗教也必隨之變化。宗教的這種歷史，如果詳細敘述，不免冗長，並且亦不甚緊要。我們姑且放棄這個問題，只考察與我們有緊密關係的時代，即現代社會內之使宗教發生的物質的根源究竟是什麼。

#### 四 現代社會和宗教

現代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不消說是機器的發明，手工業的沒落。起初之生產的自由競爭，漸次轉為什麼托拉斯 (*Trust*)，新提卡特 (*Syndikat*)，卡爾鐵 (*Kartell*)，遂至於現代之資本集中，各國的生產機關，差不多都聚集于幾個極少數的大富豪的掌握之中。其次是替他們奔走的小有產者。再其次的大多數是別離祖先傳下的田產，望着兩眼潸潸的老齡雙親，遠別他們荒涼的村落，而進往黑煙低罩的城中，去當機器的奴隸的青年男女們。

一般愚蒙不知者，不究其根本原因，徒嘆人生不可測的變化，以為一切都是命運所定，天意所規，聊以解其鬱悶窘迫的地上的生活。

固然我們中國，中毒嗎啡的老大弱國，自己的資本固然薄弱，但

是，受資本帝國主義者及其附帶份子的剝削，也就弱了。牠是受了資本主義的壓迫的一個畸形的國家——半殖民地。牠許多的民衆，日夜殫命勞動，但總是飢荒不堪。滿城的乞丐叫得天昏地黑，車夫拉客的慘聲，也要把街市化爲地獄。翻拉拔桶的弱者們，像偷食的狗一般，時時刻刻鼓着驚惶不寧的眼睛，東瞻西望。……誰願幹這種非人的營生！又誰能說他們是好吃懶做的小子！他們的美麗的女兒，還要給人家實行共妻主義，或第十七，十八，十九的小姨兒。但另一方面又是高級汽車，鵝絨被，鋼絲床呢。

總之，現代社會——尤其是我們中國——是越勞苦，越不能生計；越有閒，越能奢華的一個畸形的時代。而一些寄生蟲的寄生蟲——僧侶，宣教師——偏要替他們的主人欺騙民衆，什麼來世的天堂，陰世的地獄，出他的鬼！世上最可惡的，是販魔藥的宣教師！

閒話少說，快歸到正題去罷。

當法蘭西打倒封建社會的大革命的時候，那時強而有革命力的布爾喬亞的哲學家們，對宗教不消說，支持封建社會的一切哲學，道德，藝術等等的意德沃羅基，也被他們擊破得粉碎。但是得了勝利後的這些現代的布爾喬亞如何？他們不但不主張無神論，却開着倒車，擁護宗教起來了。‘無論受怎樣大的犧牲，宗教是要維持的’：這種念頭在歐洲的布爾喬亞，是通用的言語。

但是我們要探求資本主義社會裏之宗教起源的根蒂在哪裏，便須捉着牠的物質的根源在哪裏。

在現在布爾喬亞社會裏，依據他們自己所造出來的經濟關係，依

據他們自己所生產的生產手段，——彷彿是受外部的力量的支配——布爾喬亞在支配一切人間。布爾喬亞經濟學者，關於這外力支配底因果的關聯，雖立得有一定的見解，但實際的事實毫未受他們之一點的影響。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不能整個地防止恐慌，也不能保護個個資本家底損失，債務，破壞；又不能保護個個勞工底失業，窮迫。

這個資本之盲目的權力，把普羅列塔利亞及小資產者們，一步一步地拋棄於突然的，不可豫期變故，偶然的窮迫，沒落的深淵；終把他們轉化於乞丐，窮民，賣淫婦；——這些使他們不堪死活的恐怖，纔是近代宗教的根源。

真的，‘恐怖——創造了鬼神’。

人不能統制人的生活，故自然而然地在人和自然底背後，隱藏有神的一種幻想出來了。

## 五 宗教與國家

由數千年來的歷史底發展過程觀察，國家的形式可分為古時的神政國家，中世紀的封建國家，近世紀的立憲君主國家，最近的布爾喬亞的民主共和國家，以及俄羅斯之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除這最新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以外，與宗教都是有密切關係的。古代的神政國家，簡直是極端發揮了宗教性的；宗教是國家結合的原理，是國法的基礎。中世紀的封建國家，宗教是封建制度的支持者，是政治的不平等底公認者。立憲君主國家，宗教在形式上，表面上，固然與政治分離了，但牠的勢力仍然不小。宗教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共和國裏，雖

是從公法的領域，被趕入私法的領域去了，但不會把人們從宗教解放，不消說，也未會把國家從宗教解放。宗教依然是榨取者注入被榨取者的鴉片，使反抗者永不抬頭的毒酒。

歐洲大戰以來，帝國主義的強者，更加倍地剝削自國的民衆，到處榨取殖民地。他們的狄克塔推 (*Diktatur*) 益霸占，他們的敵人益多，內部的矛盾益大；因之，他們的魔醉藥鴉片，也更利害了。不看，他們的新教都不夠使用，而猛烈地在復興宣傳其舊教麼？！他們國家對於宗教的費用不是在一年比一年地增加麼？依淺近的例證，在中國國內的牧師與教會不是日漸增加麼？前幾年我的鄉村尚沒教會，現在聽說也公然地修起三角尖，十字架，墓碑似的小洋房子起來了。

## 六 結 論

宗教是‘顛倒的現實’底理論，故這顛倒的現實一旦瓦解，宗教自體也就隨之破碎。

(一) 宗教消滅的條件。因為有幻想宗教出來之社會的根據，宗教纔得蟠根發葉。無有這種根源的社會裏，宗教自然而然是要消滅的。

只各個人有意識地，計畫地管理支配社會的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底構造——的時節，宗教方會脫去其神秘的雲裳，暴露其騙人的蛇身。如果教人類的老祖先亞當與夏娃吃了智慧果的蛇是個騙子，那末，教人類永遠昏昧像豬一樣，像我國到處蹣跚着的愚民一

樣，教無智是樂土的這種把人去去勢的宗教，更是一條口甜心刺的花毒蛇了。

約言之，生產手段成爲社會的財產，人自己在一定的計畫之下，能意識地指導管理生產的時候，在這種社會裏，產出鬼神的這個表象之外力的支配也就消滅；因之，神自身也不得不自然而然地，隨之亡滅。故我們如果堅決地主張無神論的時節，首先就非擊破產出鬼神這種幻想底社會之物質的根據不可。即是，只與一般的政治鬥爭相連結，才會真正地完成任務。

在歷史上，宗教和階級的鬥爭有不少的關係。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有許多階級的鬥爭隱蔽於宗教裏面。中世紀的末期，代表新興布爾喬亞的階級之路德（*Luther*）的新教 *Protestant* 運動；指導下級農民之僧侶孟徹兒（*Muntzer*）的德意志農民運動。現在在英國及其他殖民地內之回教徒的運動，也是有革命意義的；這個運動是以宗教爲精神的武器，而結合了諸弱小民族的自覺。又我國，民國九，十年來的反基督教大同盟，也是含有特殊的社會根據和特殊的政治任務的。然而現在早已不能把階級的鬥爭及政治鬥爭拿來扮裝于宗教運動之下了。我們已經不再受欺騙，我們現在要直向前去，衝破那些施捨鴉片，嗎啡的大本營。

（二） 如何克伏宗教？ 知覺自己是奴隸，而且爲解放自己，堅決地起來了的奴隸們，已經一半便不是奴隸了。有近世之階級意識的勞働者們，因爲受了大工業的教育，受都市生活的啟蒙，他們對於宗教這種偏見，只有侮蔑不顧，把天國只委棄于和尚及布爾喬亞的僧



心者，而他們自身在地上，為獲得比較更好的生活，在日夜地繼續鬥爭。近世的普羅列塔利亞們，在積極鬥爭。為與宗教的愚蒙鬥爭，擷取科學；為要求地上之較好的生活，結束起來去鬥爭，——這樣纔得解棄他們之來世的幻想的幸福。

無論如何，不可像急進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只抽象地，觀念地，來解決這個問題；宗教的鬥爭非屬從於一般鬥爭底利益不可。這決不是在說，對宗教的鬥爭是屬於第二義。宗教是階級的意德沃羅基底表現，是擷取者支配被擷取者的機關，故對宗教底鬥爭，便是從壓迫者獲得解放之一重要的方面。

依我國“反宗教運動來說：反基督大同盟，曾高唱過打倒基督教，退出教會學校。但是基督教會仍然在施捨毒酒注入嗎啡，教民衆們不要反抗他們的主人翁與來世的天堂。教會學校仍然在朝晚地禮拜他們博愛的偶像。甚至於今年武漢在唐生智的勢力之下的時候，利用佛教去籠絡一班醉神者，以鞏固其勢力。總之不衝破宗教的根據，不與一般的鬥爭相連繫，宗教是不會消滅的。

宣傳理論也是一重要的任務。從前的哲學家種種地解釋了世界，然而重大的問題，是在變革世界。辯證法的唯物論是變革世界的新哲學。無神論是這新哲學的基礎之一。理論和實踐是不可分離的，我們應該做一種啟蒙運動。

為撲滅宗教的戰術起見，與那些否認宗教，而不能實踐鬥爭的人們，在一定的範圍之內的聯盟，也是需要的。

‘宗教是私事’，這個意思是要求國家不許與任何的宗教團相關連；宗教須和政治，教育有明瞭的分離。

在我們這種封建勢力尙在流毒的國家，一般民衆的智識尙低的國家裏，不消說，一方面須克服政治上的惡勢力，然一方面克服宗教，迷信等之意德沃羅基的勢力，也是一種重大的任務。

是人造宗教，不是宗教造人。

‘無神——則世界不能說明’是虛偽的；‘爲神——世界纔不能說明’纔是真理。

---

## 短評——喫什麼人家的飯，朝什麼人家的天’

有人說：我們中國有四千餘年的文化，所以無奇不有，無珍不備。這話大概對了！因爲我曾認識，那大名鼎鼎的無政府主義團體的老祖宗——據說近來因他發表了許多迷論，被他的灰子灰孫們開除了領袖的資格——只爲着君子與小人之辨，又費了好幾萬言，苦煞印刷所的工人們，摸不着頭腦地，代他找尋鉛字。——他却興致勃勃地在做着一個做君子之道的春夢。

有人評他——這老人家只服毒一句‘喫什麼人家的飯，朝什麼人家的天’却忘掉了——或許不曾曉得這種究竟是從那裏提供出來的。

這批判究竟對不對，大概讀者能夠解決吧。

(失神子) 18, 12, 27

# 滿蒙侵略底社會的根據

朱 鏡 我

(一)

自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高揭剷除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底口號以來；最初的一擊，就把英美帝國主義底走狗——慘殺民衆的直系軍閥吳佩孚，打得落花流水地去做和尚了。再擊就把霸佔長江的英帝國主義的走狗孫傳芳，打出江南，使他無可奈何地効法申君，屈膝求救於張宗昌了。

聲勢之盛，成效之速，誠使帝國主義者，戰戰兢兢，無時可以高枕！

佔徐州，陷濟寧，濟南隨手可得；當此之時，你看，日本帝國主義底擴張如何！山東出兵；東方會議；滿蒙積極政策；四頭政治合併；吉田底威嚇莫德惠；芳澤底脅迫楊宇霆；犽犽，兇暴，虎吼，狐

編，那帝國主義底全真相，不是精光光地暴露了麼？

現在，直魯聯軍底慘敗，西北東南二軍底並進，濟南又在風雨飄搖中了。果然，日本再出兵底聲浪，又甚囂塵上了！對的，如其我們要完成革命，那末，帝國主義的國家，是永遠地會來妨害的，會來暴壓的！而我們一方，因此，也會必死地去努力革命，完成革命的！

我們底革命，有不能不成功，亦不得不成功底趨勢，強敵雖暴，總是一葉落則知秋到的時期了！

然則，我們可以不必講究對策麼？決不是的！我們格外地要熟知帝國主義底內部組織，與由此組織乃不得不出侵略底所以然。

日本帝國主義底對華干涉，與其侵略滿蒙底社會的根據如何，這是我在本文內所要暴露的對象。

## (二)

當然的，帝國主義者所用的口實，是立於與我們底利害根本地相反的既得權之上。你看，他底宣言：

“關於滿蒙，尤其是東三省地方，在國防上及國民的生存底關係上，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我國——（日本——筆者）——當然要有特別的考慮。”

“萬一動亂波及於滿蒙，紊亂治安；對於該地底我國——日本——底特殊地位的權利，若有侵害底可能，那末，無論這侵害發自哪一方面，不遑機會地，有取適當的處置底決心。”

滿蒙，這明明是中國底領土，他却說：“我國（日本）當然要有特別的考慮。”考慮些什麼呢？不待說的是要永佔滿蒙，做他底第二

朝鮮，做他對於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寶庫而已！我們底民族解放運動，映在他們底眼裏的，是什麼東西呢？這不過是一種“動亂”，而且對於這種“動亂”若侵害了所謂“特殊權利”無論是發自何方——這當然是敵視革命軍——走狗軍閥的張作霖輩，豈敢向着養自己的恩主反噬麼？——就要拿出他底法寶——“適當的處置！”這麼樣露骨的干涉和侵略，虧他——日本帝國主義的政府——還恬然說着：

“吉田奉天總領事，在現內閣諒解之下，由確固的決心所開始的交涉，決非對於滿蒙，要從新地獲得什麼東西，只不過嚴酷地主張日本在條約上既得的權利而已，……”

只要能說話，而說話的又有物質的背景，儘可把不合理的使之合理化，醜惡的使之善美化，腐敗的使之新鮮化，……這正是國際間及社會生活中惟一的真理；我們也難怪這如虎似狼的日本帝國主義會說乖話。

但是，問題不在說乖話，是在民族解放底成敗，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底角力！巧言花語，豈能瞞得過去？

### (三)

我們應該牢記：國際間的一切現象——當然的，社會生活亦不能逃出這個法則——無論牠是和平的分贓，或係武裝的掠奪，都是各個的社會組織底必然的產物；所以，我們要想考察某種事件——國際聯盟也好，減軍會議也好，遠東問題，近東問題，民族問題，石油問題，世界戰爭等等……——我們應該把這問題，放在合理的形式——範——之下，去仔細觀察。如此方能真正地理解這事件底所以生

起，所以擴大，及其必會變化底路徑。

日本底對華侵略，及此次的滿蒙積極的政策，決不是日本底一般國民底好戰心，侵略心，有以致此；也決不是單純地是黑旋風式的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的內閣底狂暴，所以致此。這是有內面的必然的主動者潛伏着的。

因此，我們對於這件事底研究，應當剝抉牠底心臟，暴露牠底真面目！

那末，這件事底心臟，究在那裏呢？

#### (四)

日本，自明治開國以來，僅僅以五六十年的歷史，一躍而為世界的強國，而且，在今日的國際大勢裏，差不多要與世界第一富強的美國，並駕齊驅了！這其間當然有許多原因，茲述重要的原因如下：

##### 1. 應用現成的科學利器

西洋人費了長久的時間，耗了無數的精力纔漸次地發見發明出來的科學的利器，日本人毫不費力，直接地輸入於國內，應用於產業底發展，資源底開發。郵政，電信，船舶，鐵道，鑛山，工場，等等的組織，現成的可以盡量地應用利用起來，所以不到四五十年，國內的產業就見發達隆盛，足與先進諸國在國外的市場上作爭奪之戰；而於國內的市場，則採取保護關稅政策，驅逐外貨，得以獨占一切。

##### 2. 利用極低廉的勞動力

明治維新，本為資產階級破壞封建制度底一切的遺物，建設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但是，由當時的切迫的情勢，對於農民

底封建的經濟關係，不但不會解放，反使封建的地主階級，藉近代的所有權底確立，佔據了便於榨取小農的地位；他方面，因為極端地偏重都市政策底結果，勢不得不使地租加額，地方稅增大，而於農業技術底改良，則置之不顧。因此，小農底地位，固然朝不保夕，即中農之層，也不得不急激地沒落沈淪了。農村底疲弊，日甚一日，農業人口底過剩，亦日增一日。所以資本家，對於這勞動者的預備軍，只要給付些少的勞銀，就可盡量地吸取於生產陣中了。低廉的勞銀，製造出了廉價的商品，所以能與先進諸國的商品，在中國的市場上，作自由的競爭了。

### 3. 市場底獲得

日本資本主義，有了上述的二大強點，所以產業得以日盛一日；但是，祇有十分的生產，不能盡量的暢銷，那末，產業是斷斷不能有高度的發展的。生產與消費，猶如輔車唇齒，缺一不可。然而日本國內市場如何呢？農村人口，本為消費商品底大源泉，但因農村底疲弊，雖有需要，亦不能購買了。國內市場，既不能為資本主義底豐富的市場，則欲暢銷這過剩的商品，惟有一法——國外市場底獲得與開拓。

一切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皆被先進諸國，分割佔據了以後的世界，能予日本資本主義尚有活動餘地的，惟有印度，及中國——尤其是滿蒙而已。

因此，日本要想維持資本主義底發展，不得不集全力於中國問題了。

上述三種原因，實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可能底條件。不過，世界

無永住常定的事物，亦無萬世不易的條件。使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到現程度底原因，也就是腐蝕牠底內在的疾患。

### (五)

在種種的觀點上講，前次的世界大戰——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再分割的戰爭——對於歷史底行程上，有絕大的影響的：實無論議的餘地。即就中國自身而言，從來極微小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各方的產業上，漸漸地發生長大起來了，而於粗工業一方底活躍，尤足使日本資本主義受一個極痛的打擊。

中國粗工業底發展——用着比日本的更廉的勞銀與原料，有與日本的商品相頡頏底能力——逼迫着日本資本主義，對於牠自己的此後應取的方向，不得不加考察研究了。而由此所展開的路途，只有二條。——第一，將日本國內底產業，移到中國，利用中國的低廉的勞動力，以壓迫中國底尙幼的產業。第二，使日本國內的產業，由粗工業本位，一步地昇至精工業本位，免與中國的粗工業相競爭。

但是，這兩條路，第一條應使中國永久做着弱國，聽人指揮，為前提。第二條，則以缺乏資源的日本，如要建立精工業，非向國外獲得有資源的利權不可。

路雖有二，可皆不是康莊的大道！

傀儡軍閥，操縱中國的內亂，此其一，死守條約，霸佔利權，此其二。

所以侵略中國，實為日本資本主義底本質。



## (六)

由上所述，讀者諸君，當能理解日本資本主義所以干涉中國內政，及侵略領土的所以然。不過，因國際利害的衝突，各帝國主義者，都磨着利刃，虎視鷹瞰地預備吞食中國的肥肉，不許某一國家獨占專利；所以二十餘年來的太平洋外交，全是一幕監視日本侵略中國的悲喜劇。三國干涉，石井藍辛條約，巴黎講和會議，華盛頓會議，不是硬迫日本資本主義反芻了既得權利麼？

然則，爲什麼今年七八月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竟敢倔強地取了公然的積極的侵略政策？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注視日本資本主義的現階段，——今春所起的金融大恐慌，及其收束的結果。

日本在歐洲大戰爭中，沾着外部的恩惠的條件的雨露，產業上澎漲到分外的程度；所以一至戰後，外部的有利的條件，盡形消滅了之時，就不得不起了悲慘的大恐慌：（民國九年）——工場的倒閉，鑛山的停辦，中小資本的急激的沒落和崩壞，掃出了無數的失業者。這個瘡痍，尚未全治之前，接續地又起了那十二年的大地震；對於這個浩劫，雖有震災支票（*Cheque*）的發行，緊縮政策的彌縫，然總免不了今春狂風暴雨似的金融大恐慌。

這個金融大恐慌的結果，一方面，當然發生民衆生活的破綻：——失業者的急激的增加，中小資產階級的無產者化；社會層的劃然的分離，引起激烈的階級鬭爭。他方面，却成就了大金融的制霸：——大，中，及小銀行的合併，產業部門的大聯合化，金融寡頭政治

的確立。造成了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 (*Trust*)——資本主義的合理化。

但是，這個結果，果能使日本資本主義有合理化與夫隆隆的發展向上的可能麼？

問題是依然未解決地殘留着！

中國和印度的內國資本的昂進，壓迫日本的商品；重工業資源的缺乏，依然不能解決；金融資本輸出地的必要；勞農俄國的東進的阻止的必要；由生活難而起的國內民衆的怨聲的轉移底必要；凡此種種，皆逼着日本資本主義急要解決的問題！假如不能找得一個適當的解決方法，日本資本主義就不能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富庫！——滿蒙。這是怎麼樣明晃晃地閃爍着於日本金融寡頭政治的一個名詞！

滿蒙，牠們能供給重工業用的種種資源，能吸收金融資本的投資，而且，若把持了滿蒙的金融和產業，就可當作對俄的萬里長城，第二世界大戰的寶庫！

積極的侵略滿蒙政策的心臟，儘在於此！

## 結 語

日本國內的階級對立的尖銳化，東三省民衆的奮戰，民族解放運動的不屈的昂進，這是對付滿蒙侵略政策，擊破侵略主義的最大的契機！

奪人者人奪之。

# 詩 兩 首

馮 乃 超

上 海

上海簡直一個戰場！

第二世界大戰的戰場！

看吧！

揚子江頭淒淒的濁浪上，

列強的旗幟飄揚，

精銳的砲艦，

一若嘶殺臨頭地緊張。

上海簡直一個戰場！

肉搏血濺的戰場！

看吧！

租界的境界線上，

這是波爾喬治的秩序麼，

無處不有牢獄牢的圍牆，

無處不有鐵絲網的緊張？

上海——簡直一個戰場！

人種前衛的戰場！

虎狼般的列強，

生擒着奴隸制度下的柔羊。

看吧！

何處不是鞭笞，

何處不是劍槍，

何處不是武裝的征服，

何處不是屈從的哀傷！

上海——簡直一個戰場！

階級爭鬥的戰場！

明天的颶風將到了，

今天的靜寂可怕地淒涼。

看吧！

紅毛泥的馬路上，

只有夜寒颯颯地反響，

——我們底明日快到了，  
聽！解放的晨鐘在響。

### 與街上人

街上的人們嘍，  
你們永世不能不像牛馬一般勞役麼？  
你們子孫永世不能不加倍的辛苦麼？  
你們妻女菜色的顏臉有一刻的光彩麼？  
自晨至昏你們有一刻離開生活困苦的念頭麼？  
自夜至旦你們有一刻安息的睡眠麼？  
街上的人們嘍，  
你們生處在實在的地獄裏，地獄的現世裏。

何處有你們的希望？

何處有你們的幸福？

仰視天空只是慢性病的牢獄，

慢性病的疲勞，慢性病的窮乏，

何處有你們的將來？

何處有你們的幸福？

一生一世你們只有貧窮的積蓄。

一代二代你們的生存權強受奪剝。

街上的人們嘍，

社會是你們的囚牢，你們的地獄。

然而，蘋果已經成熟了墜落下來，  
伽藍已經朽壞了倒蹋下來，  
他們已經老衰了在掘他們的墳墓！  
街上的人們嘯，  
暗夜雖黑，有燦爛的明星，  
暴壓雖急，有同志的呼聲，  
——明日是我們的！  
明日是我們的！！

---

### 短 評 —— 唯 心 論 者

一月來，最惹上海人的注意的，恐怕要算穿着黃夾西的軍服，死直直地立在橋邊的碧眼的紅毛鬼的英妻吧。任你有什麼傾 的四施，在橋下院紗 或者有傾城的虞美人，在橋頭漫步，他却恰如泥塑木雕地直立不動。有一位浩嘆現代青年的輕蕩與墜落，及追慕古人的淳風美俗的進學先生，看見了這個情景，嘆曰：不圖大中華的精神文明，竟被他們竊取去了。怪不得他們的國家，會這麼強盛，青年乎 青年乎，可不急起直追，振興我國固有之道德乎？

(失神子) 18.12. 27.

# 偉大的創造主

日本林房雄作

李初梨譯

我歡喜童話。

元來童話，是……好，理論不說；總之，我歡喜童話。

像這樣靜寂的冬夜，坐在一間小屋裏，把從壁縫間吹進來的寒風，用些舊新聞紙來塞着，一面在脫了沿邊的火盆裏，搔着粉炭，一面把童話的書來一頁頁地翻閱。

我想，這是一個小小的愉樂。

所以，我要是上街，總是進舊書舖。在那灰塵佈滿了的書架中，去尋覓童話的舊本子。

前兩三天，在邊僻的舊書舖裏，得了一個大發現。一冊紅色布裝的童話集。雖有幾處顏色脫落，現出白色的布面來，可是却添了一種異國情調的，如遠邦的花紋一樣的，可愛的逆效果。一觸手就要碎滿似的，革製背面的黑字，也令人心愛。尤其使得我高興的，是那扉面

上的幾個大字：

‘英國。加德夫。

購於聖麥利街。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對於蒐董童話一類的書的青年好事家的心理，充分明瞭的書屋主人，像這樣的書，大概是賣得非常高貴，我這樣內心忐忑着：

‘多少錢？’

‘算兩毛錢罷。

‘唉?!’

諸君！你們切莫以為我是歡喜：這樣一個難得的珍品，只要兩毛錢。我其實覺得幾分寂寞。我知道了，在現今的時代，童話是怎樣地被輕蔑着。

童話是被輕蔑着。

舊書舖的主人不說了，就是一般的世人，也都輕蔑童話。

但是，我想，童話果是該輕蔑的嗎？

‘算兩毛錢罷。’

只僅僅是這點價值的東西嗎？

沒有這麼一回事。讓我從那邊僻的舊書店裏所發現的紅色布裝的童話集裏面，把我所愛好的一篇譯出來，作為牠的證據。

俄羅斯是一個大國。一到冬令，就降下雪來。但是，因為俄國太大，那怕北半部完全湮埋在雪裏，而南方一帶，却在陽光之下，仍是開着紅花，發着綠樹。結局，俄國是比雪還更要廣大。



俄羅斯的王，是俄國人。官吏，是俄國人。所以，實業家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也是俄國人。

（筆者註：這篇故事，是描寫帝國時代的事情）

有一天，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到王宮裏去玩。無論在那一國，王與實業家，表面上不管怎樣，實地是很相好的朋友。

王說：

‘好麼？’

‘很不錯，近來又興隆起來了’

‘女人嗎？那是很興頭的。’

‘可是，沒有從前的元氣了。從前是坐着汽車逛。有一次，一晚走十二家。那時，車夫嚇得瞪着眼說——老爺像王一樣。’

‘唉？’王睜着眼睛反問，‘是那國的王？’

‘不，是中華的王。後宮佳麗三千人——因為這奴才不知從那裏記來了這句話；我還褒獎了他呢：你這東西的記憶力到很好。他不說是俄羅斯的王，這奴才不還很伶俐麼？哈哈。’

‘哈哈。好說好說。可是，我問你，你的小孩子，究竟有了幾多個？’

‘唉——，有了……’

‘結局太多，一時想不起罷。我似曾聽說：去年聖誕節，你書記的報告，是有了一百二十五人。總之，你確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主呢。連我也敵不過你。哈哈。’

‘哈哈。不敢當。那嗎，你呢？’

‘到很爽快。——而且，最近從烏庫萊那，到了一打新鮮的……’

烏庫萊那女人的嘴唇，有胡桃一樣的滋味。她是舌尖，像北海螃蟹大腳中白肉一樣的鮮美。你如果要，分一點給你如何。’

‘唉！這又何必。哈哈。’

一個鐘頭之後，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氏辭了王宮，駕着馬車，一直到國立公園的門口才停了馬。

公園裏，正是陽春和暖的麗日。沒有工作無聊的人們，——有錢人與失業者，把草地作為逍遙路，徘徊去，逍遙來。

沒有一處樹蔭下遺落着年輕女人麼？——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這樣心想着，在草地與列樹之間，賞心漫步。

在噴水傍邊，小犬與小犬打架。

在公用椅旁，巡捕與失業者在打架。

在草地上面，小孩與小孩子在打架。

偏是今天打架的這麼多，彼得諾維奇這樣想着，走近孩子們去。

‘喂，喂。打架不是紳士的行爲。’

大概實業家，只要與自己的利害無關，是非常道德的。

‘上帝鑒臨着呢。’

然而孩子們仍是打架不止。抓着頭髮，面上流出血來，咬着牙忍住哭，在草地上亂滾。

‘喂！住手！’

彼得諾維奇氏知道了和解他們，道德同上帝都是不中用的，就把手杖和足靴插進孩子們的中間。孩子們屈服在物理力的面前，就住了手。

‘王八蛋的東西們。我到想看一看生出你這些打架孩子的老烏龜

的臉。喂！你們父親的名字叫什麼？’

一個孩子咽嚥地回答：

‘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

別一個孩子也咽嚥地回答：

‘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

‘唔。’

實業家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現在更痛感著自己真是世上偉大的創造主。

一月後的某一天，彼得諾維奇氏再到王宮裏去玩。

‘怎麼樣，覺得無聊麼？’

‘很是無聊。’

‘旅行一次如何？’

‘可是百姓們非常危險。’

‘還是亂咬人嗎？’

‘可不是呢。’王些微地憂鬱起來，彈着指頭，吐了一口痰在絨毯上面。宮廷的宦官，丁專地把牠拂拭了。‘簡直是些瘋狗。不僅是工人，連各部分的人民——小商人，小地主，大學生，也至于貴族的青年……簡直是狂犬逼國。前回你也聽說過罷，薩拉脫夫縣的知事，與馬一起成了飛灰，——被炸彈。就是這前幾天，內務大臣也遭了難。聽說是一個着士官制服的大學生，站在衙門前的石階上，痴呆呆地放了一手槍。這不是等于兒戲嗎？’

‘啊。’

‘恐怕我也要蹈我父親被暗殺的覆轍呢。危險得很。我看你不要這些孩子來放在大學裡好些。遭自己兒子的手槍，實在不是一回體面的事。’

王又吐了一口痰。宦官們又把牠揩去了。

(筆者註，帝政時代的俄王，隨時為人民所暗殺。參照俄國革命史。)

‘好，好。’彼得諾維奇氏勸慰地說。‘旅行一次罷，——所謂傲行的旅行。也不定要後宮的美麗才算得美麗，旅館裏牀的滋味，有時也不壞呢。’

於是兩個人變了服裝名字，出去旅行。

住在一個海濱的 *Hotel*，嘗了 *double bed* 的 *Spring* 的滋味，從窗櫺裏吹進晨風，也覺得非常舒服。而且發現了女人的頭髮，有海洋的氣味的時候，王是大大的喜悅。

整日裏悠遊地，在海岸上逍遙；狂犬的人民，王是已經把他忘記了。到了夕暮，大海把太陽嚥吞，海岸上不見了女人的時候，又回到有女人的 *Hotel* 來，坐上晚餐的桌子。

晚餐是非常精緻的。湯，魚，肉，酒，水果，珈琲，都很別致。

王笑微微地問下人：

‘這魚是那個地方的？’

‘是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漁業公司的配給品。’

‘啊！這肉呢？’

‘是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精肉公司的東西。’

‘啊！酒呢？’

‘彼得諾維奇系的釀造 *Syndikat* 的製品。’

‘啊！咖啡也是麼？水果也是麼？湯，醬油，胸巾，叉，刀，碟子，都是麼？’

‘是的。你坐的椅子，我穿的衣服，房間裏的床，便所裏的便器——都是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的。’

下人像魚一樣誠實地回答。

‘連便所裏的便器都是麼？’在旁聽着的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氏瞪圓了眼睛問。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財團的主人，從來並未曾想像過，他金融的勢力，已經達到了便所裏的便器。無論那國，一般寄生蟲及大實業家，關於這些事情，都是很迂闊的。

‘是的，不錯。可以說我們的衣食住一切，都是由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系的脫拉斯德(*Trust*)或新地卡特(*Syndikat*)的分配品而成立的。’

下人有一些銜學地回答。

彼得諾維奇氏，現在更痛感着自己真是世上偉大的創造者。

其後隔了兩年，終竟俄羅斯起了革命。

平時相好的王與實業家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氏，也相相好好地進了牢獄。

‘結局來了呢。’

王說。

‘我到不想來得這麼快。’

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回答。

‘我要遭殺麼？’

‘我也要遭殺麼？’

王與彼得諾維奇說。

‘女人們現在怎樣吧？’

‘我只想有一點烟酒。

‘好一個黑而且硬的牆壁。並且暗，冷！’

‘止！監役的脚步聲。’

於是，兩個人大哭起來。

把腰間的鑰匙弄得叮噠地，監役從窺窗裏現出一個眼睛來。

‘規矩些罷！監獄不是哭的地方。’

‘是，是。不哭了。’

‘先生，請教呢？’王問監役。‘管這監獄的大將是誰？’

‘同志伊凡·彼得諾維奇。’

‘啊！’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發出奇聲。‘這是我的兒子。我第六十三號的兒子！’

‘那麼。’王問。‘今回暴動的中心是那裏？’

‘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製鐵工場的工人！’

監役回答。

實業家彼得諾夫·彼得諾維奇氏，從新痛感着，自己真是世上一個偉大的創造者。

所以，我歡喜童話。

出街時，巡檢舊書舖的書攤；在這樣靜寂的冬夜，搔着火盆的餘火，把書來一頁頁地翻閱。

# 同在黑暗的路上走

—A Dramatic Sketch

馮 乃 超

景：

公共墓地的旁邊。

舞台幽暗，右側只有街燈一柱，慘憺地半明不滅地點着，間中風過，樹葉瑟瑟作響，翻翻落地。時在初冬的夜深，道路蒼白地凝凍。

人物：

小偷

行人

青年

## 野雉

幕開：片刻沈默，風聲，葉落。

小偷：（疲殆地，匆匆登場，四顧無人，從袋中取出玩具的手錶。）啊，是這個。拿來有什麼用處，蠢才，人類空腹時是再蠢笨不過的。無端跑入百貨公司去，太太們佇在金銀寶石的櫃前，瞪着猴子一樣深慾的眼睛，但是誘惑我的只有那些餅干糖菓。很想食的，登時餓火充心了。王八蛋，店員差不多哨兵一樣的嚴謹，眼不打瞬地監視着，手脚也不敢動。蠢才，卒之被我偷了這個東西，因為我決心——動了火的時候我通是這樣的，——我偷給你看！卒之我成功了，我打勝了。但是，不中用的，飯亦食不來的時候，玩具有什麼用處？對了，結局我是一個蠢才，因為人類空腹的時候常是蠢笨不過的。（有頃）哈，明白了。這柄手錶只要用得靈妙就變作資本了。我並不是完全蠢笨的，我的頭腦依然可以運用。對了，對了！（假定有人到，舉錶向右）*hands up!* 盡你囊中所有拿出來，饒你的狗命。手錶，萬年筆都拿來，快點，快！像你們有關階級的寄生蟲，不值污我的手錶，遲早有人處置你們的，滾蛋。（作舉腳踢人狀，忽向左，斯文地）來得好，太太，我候你多時了，請你把頸上的金鍊，手上的金銀，懷中的金錢，指上的金戒子，手提囊裏面的金錢都拿來，化粧品和情書你帶回吧。我最惡有錢人的，你們都是男子的玩物只得想作無罪。哈哈，金鍊，金鍊，金鍊，金戒指，鏽鏽聲的金銀，我一躍作有錢人了。（片刻）蠢才，無中生有，又是空想起來了。拿了這些東西有什麼應用處，只要有飯食就滿足了，做有錢人有什麼用處，食大菜，打茶圍，抱美妓，跳*Dance*……不中用的流氓，社會給你食空了！



啊，累了，今天又是亂地走，明天也是亂地走，究竟爲什麼天天走，王八蛋，這是什麼意思？(興憤地)誰來給我說明，天公麼？嗚！天公和墳墓裏頭的尸骸一樣，老死不給我說半句話。啊，死一樣地洗臉！喂！這是什麼意思，我天天像黃包車夫一樣亂地走，講吧，什麼都好！咄！什麼都不講，世間弄得天翻地覆，有誰個知道。(樹木瑟瑟作響)那個？那個？好像有人到了……哈哈，原來是落葉的聲影，我忽然膽怯起來了，賊人心虛，對了，今晚起我就是截徑的強盜了。(片刻)好像有人行來，今天的確不錯的，把他弄個干淨。(爬到牆上去。)

行人(唱着勞働歌，從右進來，從左側下，小偷跳下來。)

小偷：王八蛋，很堅強的體格！喂，停下來，若果要命的就停下來！去了，影子也不見了，沒有法子。蠢才，不中用的東西，要做賊膽又怯。舉手！把你身上的東西留下來就饒你的狗命。這柄手鎗入了六顆子彈，走一步就殺你。對了，對了，這個樣子。但是，人到時，我的勇氣就散了，一點不中用，想起來，我並不是天生的惡人，那是沒有法子，我不是沒有教育的，也讀過書，也耕過田，担着鋤頭，拖着牛，我還記得秋天的傍晚，帮着家人一同打禾，當年的豐收，我們樂得眉開目笑，但是，這樣的生活也零落了。田地給人家奪去了，給人家耕田，也活不過去，索性跑到城市來，拉車，築路都做過了，辛辛苦苦剩下幾個汗水絞出來的銅元，又被什麼官軍土匪擄去了，老鳥龜，現在的世界的確變了，老天的報應也不靈了。鄉間的堡長強奪人家的妻女，強奪人家的田地，現在還擁着三妻四妾，天天大飲大嚼，豬八戒一般肥滿地；不打緊連他一窩的狗子，花癩成性，天天遊蕩，

現下不是軍長就是縣知事了。反了，反了，連天公的報應也不靈了！（憂鬱地）這是一種迷信，什麼報應，什麼輪迴，都是騙人的話。這樣胡亂地說話，有什麼結果，只是浪費精神吧。肚子愈發餓了，肚皮貼到背脊來。（無氣力地倚牆而立）餓了，的確餓了，好像染了瘵疾，雙腳像棉花一樣的無力了。王八蛋，莫非我前世不修德，今世要喫苦麼！噯！又是一堆迷信的話，我前世犯了什麼罪，貪了什麼財，殺了什麼人，享了什麼福，一點也記不清楚，只有我們從喫娘奶的時候起，便是捱苦——只有這件事記得很清楚。想到我的童年就想起家中三隻餓鬼，他們比我當時更苦了，兩日間粥水一滴也沒有沾過口脣，爲什麼不給我早點死去，免得我的負擔重得要死。那麼，我到了陰間和閻羅王對帳時，他要問責我爲什麼把兒子餓死，我就這樣回復——金錢沒有隨地拋轉，作工又不由我們想做就有做，不打緊，譬如目前有工做，要是生意淡了，隨便可以開除的，你老天天坐在陰間，那曉得陽世翻天覆地地變化了。噯！又是一堆廢話，無聊的空想！近來天天這樣地空想，就要變成瘋子了。（風吹木葉響）啊，很冷啊，冬天快要到了，我身上還是一件粗布的單衣，全身凍冰了。啊！冷得很！橫豎要死的，回家去再作商量吧。做賊又沒有膽量，第一餓火衝心，那裏有聲氣嚇人。這一樁玩具的手錶，不好好地使用，就要露出馬脚。（嘆氣）沒有法子，回家去吧。（行三兩步）但是，討厭的，就在此地捱冷也比回家好。那豬欄一樣的家裏，想起來心中要作悶。餓鬼們眼睛光光地睜着，兩手空空怎能回去，冤家又像毒蛇，三句未完又是吵鬧。這是人生麼？這是家庭麼？哭泣，叫罵，甚至厮打，啊，想起來也討厭。昨晚厮打的光景，啊，醜劣的，還是人類的

行爲麼？一時火上，顧不得前後了。她的話太可惡了，什麼在作一個男子，‘什麼嫁錯了 you 一樣無意氣的東西’。簡直不識人家心裏的苦楚，半點同情心事也沒有。但是，平心而論，她也是很苦的。啊，慚愧的我要哭出來了！今早決心做！去，但是，實在一點決心也沒有。怎把去偷，去攘，也沒有學過，也沒有想過，慢慢地跑到行人少過的這偏僻的地方來，等候人家經過，很明白的，墳墓的地方有什麼人走！木頭！我要比木頭還蠢笨了。行劫鬼物麼，但是我們不通用紙錢的。（木葉響）呵，我恐怕起來了，或者連紙錢也劫不得。看看！那邊好像有人行的樣子，對了，一個婦人，很時髦的裝束，胸前掛上一樣光閃閃的東西，南無阿彌陀佛，一個好主顧。但是，天公，這個是人還是鬼呢？（惶惶地爬上短牆上）

（片刻）

野雉：（欲前不進地）前面陰黑地可怕！怎樣好？平日總有客人一起，今晚只我一個。待要回到光亮的街上去，又沒有人走了。（風聲葉落，她退了幾步）啊，可怕的，那個來救我！

青年：（登台）什麼事大驚小怪？

野雉（撲向他身上）啊，這裏太黑了。剛纔好像有鬼在牆上走。

青年：沒有這樣事，世間沒有鬼的。

野雉：帶我到那邊去吧，我一個人膽怯怯的。

青年：女子不應該一個人走這樣黑暗的路。

野雉：那是沒有法子，我家在那下面，我的職業又是佇在街頭

的。

青年：你的職業？

野雉：緊緊貼着我，我怕這樣的黑闇。

青年：放胆吧，我和你一起走。

野雉：人家都說此地多鬼，剛纔我的確見了。

青年：這是……

小偷：（被絞掉一樣地，從牆上滾下來，跌在他們後面）烏亞！

野雉：（倒在青年懷中）鬼啊！

青年：沒有這樣事。（回轉身來）你是那個在這地方嚇人？

小偷：（漸漸胆壯，從地面爬起來，舉鎗）有……有……有錢便……便拿來，放你過去。

野雉：天啊！賊——

小偷：聲張，要……要你的命。快……快快點拿來，饒……饒你的生……生命。

青年：（突然從小偷手上把手鎗奪下來）蠢才，這是不中用的假鎗。

小偷：（跪下）老爺，先生饒命，我不過初犯。實在因飢寒所迫，萬不得已幹這樣下流的事情。饒我這回，千萬記得你老的恩德。

青年：沒有膽量爲什麼學人家作賊，起來吧，我不是巡捕，不願捉你去邀功。

小偷：（叩頭）一生不忘你的功德，謝謝你。

野雉：啊，嚇得我魂飛魄散了。

小偷：太太，千萬的對不起。千不該，萬不該不應該到這裏來作賊的。

野雉：若果沒有這位先生，你的買賣總有點入息的。

小儉：對了，你頸上的珠鍊很值錢吧。

野雉：這是假的東西，值不得錢的。

青年：你爲什麼跑到這樣荒僻的地點行劫呢，明白少人行的。通通都是膽壯的有氣力的男子，像你這樣搖搖擺擺的樣子，那裏攬得東西來。

小儉：對了。實在我兩天沒有食過一粒米。身體差不多彈動不起。這地方聽說常常有鬼出現，我不相信有鬼的，倒可以利用它來嚇倒行人，做點買賣。

野雉：剛纔在牆上搖動的是你麼？

小儉：對了，太太，真對不起你。我想恐嚇你反被你嚇倒我。

野雉：那麼，你以爲我是女人鬼麼？

小儉：不是，你們從我下面經過時，說那裏的確有鬼，同時我的頸上給樹枝掠過了，嚇得我全身的毛管聳起，把持不住跌下來了。

野雉：啊，剛纔嚇得我要死。

（三人一起笑。）

青年：把手鎗收起，給兒子們作玩具吧。

小儉：玩具！稀飯也食不來，那裏有元氣頑玩。我們兩天沒有食飯了，絲絲地喘着若斷若續的氣息，我怕回家去。

青年：那麼，你拿這幾角子回去吧。

野雉：我也給你一角子。

小儉：我怎好領受，真對不起。

青年：不要客氣，你是小儉，她操皮肉生涯。我要賣血汗的勞働，同是受虐待的階級，同是被榨取的階級，我們都是兄弟姊妹，大

家要團結起來的。曉得麼？那麼，不要客氣了。

野雉：對的，這位先生的話，說盡現在社會的真理，我們同在黑暗的路上走，大家要互相幫助的。

小儉：多謝，多謝。我纔明白我們有很多的兄弟，有很多的同志。

青年：對了，現在我們的社會是黑暗的，但是我們的明天快要到了。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小儉：我們反抗去！

(幕)

期限以前，沒有工夫創作，這一篇拙劣的東西也只得厚顏地印出來，我要向諸君道歉的。作中的會話或許不像中國話，作中的人物或許不像中國人，沒有法子，請讀者在地球上面給我想個舞台罷。

若是要上演的時候，在廣東可以改作廣東話，在上海又不妨改用本地的話，能夠翻成活生生的國語，是再好沒有的。戲曲的本質應該在人物的動作上面去求，洗練的會話，深刻的事實，那些工作讓給昨日的文學家去努力吧。

15th, Dec, 1926 乃超附識。

# 新 辭 源

## 1. 辯證法(*Dialektik*)

辯證法為黑格爾 *Hegel* 所發見的思考之發展法則。無論那一思考，必定發生牠的反對的思考，於是有二種矛盾的思考的對立，而此二種對立的思考，綜合於較高一級的思考，解除二者的矛盾。這麼樣的發展進程——正。反。合。——換言之：思考依這種‘否定的否定’的法式，不絕地由低級的進至高級的運動形式，就是黑格爾所說的辯證法。不過，黑格爾是以實在的世界為觀念自身底顯現，所以在於他，觀念的發展，就是世界的發展，所以辯證法也就成為世界的發展法則了。

## 2. 辯證法的唯物論

這——辯證法的唯物論——雖是一種唯物論，但不是單調地主張物質先存於精神，精神為物質的反映；也不像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視事物的運動為一方面的因果關係所發生的連續運動或循環運動。牠——辯證法的唯物論——是以世界為一個無限的實在的總體，在這個總體之中，全體與部分及部分與部分之間，皆營着恆久不滅的交互作用。所以在這個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哲學，所謂發展；固然不是觀念自身的顯現，不是純粹論理學上的概念的排列，也不是單單的量的增大，一方面的原因底結果；在牠，所謂發展是事物變化的必然的過程，就是潛存於一事物中的矛盾底發現，矛盾底發展及構成這個矛盾的二要素間的鬥爭，由這個鬥爭而解決了矛盾。這麼樣的過程——辯證法的過程——就是一切事物所取的路程。現代革命的新興階級底世界觀，人生觀及社會觀底立脚點，都站在這個哲學之上，所以要說明這個哲學的全內容，決非這幾百字可包括，也不是編者能力所及的事。

### 3. 唯物辯證法

唯物辯證法是適應於辯證法的唯物論的研究方法，與辯證法的唯物論有密切不離的關係。這個研究方法是：——對於研究的對象（目的物），先把握牠的全體性，究明這全體的各部分時，則用抽象方法（抽象的意義是：——棄去由對象中所抽出的東西，而進向對象的中核）以窮究部分的部分及最後的核心，——所謂細胞形態——再去嚴密地檢查牠的相互關係，連絡關係。做完了這個分析以後，再將這個分析了對象，復現牠的全體的現實的形態——綜合作用。在這二方



向——分析與綜合——的研究之中，發見這對象的構成及運動法則的，就叫做唯物辯證法。總之，這個方法是在全體與部分及普遍與特殊的關係上去觀察事物，對於事物的運動方面，則採取歷史的考察方法，對於觀察特殊的個體，則顧慮這個體與環境的關係。

#### 4. 奧伏赫變

奧伏赫變為德文 *Aufheben* 的譯音，其意譯是抑揚，然亦有譯作棄揚或止揚的，頗不一致。牠本是黑格爾哲學的特有的用語，用以表示辯證法的進程的。就是一個思考必然地包含與牠相矛盾的思考，對於這二個相反的矛盾的思考，丟棄了矛盾的不合理的部分，表揚牠的合理的部分，形成一個較高級的綜合的思考，這個丟棄，蓄積及表揚的過程，就叫做奧伏赫變。不過在辯證法的唯物論上，所謂思考，當然不是絕對精神的發現，這是事物自身的必然的發展，由此發展，反映到人的頭腦，纔形成種種的思考。所以思考發生與牠自己相矛盾的思考時，就是物質自身的發展的發現，有了這個物質自身的矛盾發現，纔發生兩者的鬥爭而反映於人的思考上，使人們有不得不與伏赫變二者間的矛盾而形成一個較高級的綜合思考了。

#### 5. 布爾喬亞

布爾喬亞是 *Bourgeoisie* 譯音，其意譯為資產者階級，換言之，就是近世的資本家階級，佔有社會的生產底手段，雇傭着勞働者的階級的簡稱。

### 6. 布爾喬亞

布爾喬亞是 *Bourgeois* 的譯音，其意義為資本家或有產者。從語源而言，牠的意義是市民或商人。封建時代的第一階級是僧侶，第二階級是王侯貴族，這二個階級是上流階級，所謂布爾喬亞是屬於第三階級的。到了近世，有產者——布爾喬亞——漸次地形成資本家階級，打倒封建制度，掌握政權，造成現存的資本家社會，而以前的名字仍舊沿用着。

### 7. 普羅列塔利亞特

普羅列塔利亞特是 *Proletariat* 的譯音，出自拉丁語，原義為極貧者。現在用作被布爾喬亞所榨取的勞銀勞動者階級，故有譯作無產階級的。

### 8. 普羅列塔利亞

這是 *Proletarier* 的譯音，意義為無產者，即近代資本家社會的勞動者。

### 9. 意德沃羅基

意德沃羅基為 *Ideologie* 的譯音，普通譯作意識形態或觀念體。大意是離了現實的事物而獨自存續的觀念的總體。我們生活於一定的社會之中，關於社會上的種種現象，當然有一定的共通的精神表象，譬如說政治生活，經濟生活，道德生活以及藝術生活等等都有一定的

意識，而且這種的意識，有一定的支配人們的思維的力量。以前的人，對此意識形態，不曾有過明瞭的解釋，他們以為這是人的精神底內在的發展；到了現在，這意識形態的發生及變化，都有明白的說明，就是牠是隨生產關係——社會的經濟構造——的變革而變化的，所以在革命的時代，對於以前一代的意識形態，都不得不把牠與伏赫變，而且事實上，各時代的革命，都是把牠與伏赫變過的。所以意識形態的批判，實為一種革命的助產生者。

## 創 造 月 刊

第八，第九，兩期

均已出版

每冊二角八分

全年定價三元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

## 編輯初記

本來這樣的刊物在中國還是一種創試。我們這幾個埋頭書下，不知世事的同人所以敢於不畏艱險，冒昧地開始這種啓蒙運動的原因，一是因為時代已經需要這樣的乾糧，二是因為我們預期全國覺悟的青年必將起來，在精神與物質兩方面，長為我們的後盾。

我們志願把各種純正的思想與學說陸續介紹過來，加以通俗化。但我們豫先假定了我們的讀者諸君中的大部分是一些“想要知道一點新的東西而且願意自己去思索的”青年。幾何學不會為王者關有王道，凡學問都是如此。怕用頭腦的人們不妨仍去終日擁擠高臥，或仍去捧讀禮拜六派的小報與小雜誌。

新的思想自有牠的思考法與表現法，初入門的人最初或者有點看不慣，但是覺悟的讀者當能耐煩去接近而理會新的思考法與表現法。

這期是開天闢地的第一聲，各方面都多少有一點，以後不一定是這樣（當然我希望常能是這樣），但是編者一定設法使大家滿足。

時事是不宜多談的東西。因為現在這種分南分北分東西的時代，我們既不能像那些什麼評論的記者諸君一樣說得甲方也好，乙方也

好，老爺不錯，太太更對，萬一千不該，萬不該得罪了一方，那一方的勢力範圍內你就不能挑去叫賣，或者他們的雷霆大發了，竟把你的貨沒收起來，我們這幾個窮小子豈不是活活的要折本嗎？但是眼前排演着的東西，你既非盲非聵又非啞，怎麼能不感覺，能不說話呢？編者爲了這個問題籌思了不只三兩夜，結果是用點手法，把大家的視線集中在國際情況的上面，當然以與我國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爲條件。

本期的文稿，編者不願在這裏濫用特權來自誇自贊，不過我要警告讀者諸君的是：“宗教批判”及“理論與實踐”等或者不易看懂，要用心細看，其餘幾篇好像容易看明白，可是不要“不求甚解”。

在我們這個學術落後的國家，有許多用語這回還是第一次的輸入，所以除隨時隨地附記意譯之外，我們還另闢“新辭源”一欄，備初學諸君的查攷。這一欄排在“編輯初記”之前，請大家留意。以後想每期編幾條，將來或彙成專冊。

本刊歡迎投稿。報酬做創造月刊的辦法，就是：創作與論說最低每千字二元，翻譯與雜纂最低每千字一元。我們希望大家接受我們公開的誠意，共同來培植些新生命的種子。除了以上所說幾種之外，我們可以特別申明，我們極歡迎各種實際生活（尤其是農民與工人的實生活）的調查的稿子。

我們決定每月十五出版，我們歡迎預定。對於預定諸君，我們最先寄出。

下期是二月十五日出版，要目排在表紙後面。

末了，我們在這裏致謝於出版部的小夥計諸君，沒有他們的絕大的幫助，本刊不能弄得這般好。

十二月二十三日記。

## 投 稿 規 約

1. 凡投稿本刊，無論創作，論文，介紹，以及雜纂，一律歡迎。
2. 來稿須繕寫清楚。
3. 本刊編輯對於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務乞註明。
4. 來稿不登者當一概退回。
5. 來稿登取者，斟備稿費如下：
  - A 創作
    - a 散文每千字二元以上。
    - b 詩每千字三元以上。
  - B 論文每千字二元以上。
  - C 介紹每千字一元半以上。
  - D 翻譯及雜文每千字一元以上。

(附白：以上所云字數，空格概不除外。)
6. 來稿務須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不願受酬者，亦望註明。
7. 來稿寄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四十一號創造社出版部轉交。

## 文化批判第一號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丁 哲	定價 每册二角八分，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國內及日本無需寄費，國外另加，半年四角，全年八角。股東預定全年二元六角，半年一元三角半。國外郵費照加。
出版者	創造社出版部	
總發行所	創造社出版部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